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5563.7
8230

昭陽大淵之歲寎之下澣刊

遯齋先生集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Farmington ([illegible])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遯齋鄭先生文集序

遯齋鄭公遺蹟守於其家者其一行狀以爲出朴駱村筆而幾閱兵燹未完舊本其一師友錄未知錄者誰氏頗詳悉可据然扁以遯齋師友而遯齋名銜並列於下方者體裁亦涉舛義其一祭佔畢先生文此最信蹟而紊於其間甚矣鄭氏文獻之殘缺也要之摳衣於畢齋之門追隨寒暄一蠹諸賢一着必非杜撰此是東方儒門一條正脉遺韻之堙晦咎在後死非咎在公也噫郭有道之奬訓士類不惟茅容孟敏膾炙于頰而庾乘宋果亦流芳簡策非東觀蘭臺之記何以得此公之爲茅孟爲庾宋雖非後生所

東185905

敢聽斷不能無望於良史氏云

大淵獻之歲姑洗之月幸州奇正鎮謹序

遯齋鄭先生遺稿序

國朝士禍莫慘於戊午佔畢齋金先生宗直先被酷禍寒暄堂金先生宏弼一蠹鄭先生汝昌繼而輸命奸壬用事儒林喪氣時則遯齋鄭公遯于林樊曰以沒世公河東人諱汝諧字仲和幼有至誠孝友純篤與金鄭二先生師事佔畢公講論切磋人皆以遠大期之不幸三先生一時遘禍公悲傷痛恨無意世事退伏窮山晦跡藏身以向上一事爲終身己任不知不慍遯世無悶皐音聞天自上有臺通之除而終不應命公沒後累百年遺風餘韻久益埋沒館學通章道內公議擬享以俎豆子孫殘替尚至今未就

然而於公有何加損哉公之後孫周煥在勲衛寒遠來訪
余於寂寞之濱託以玄晏之重余以九耋之年存遭毒慽
謝筆研已久矣固辭不獲當而二君之懇愈切遂纂次發
語題其卷端而歸之第公之平生事行駱村朴公忠元狀
德之文典雅詳悉百世之後猶可考徵玆不復贅焉

崇禎後四壬戌復月上浣尚質張憲周謹序

遯齋先生文集序

國朝文明之化莫盛於　睿成之際如寒暄一蠹秋江白村毅賢輩出於佔畢門下不肖嘗讀諸賢書究考古人精微然何可易言也今又讀吾先祖遯齋先生遺集其畧存者言遯而跡高守礭而志潔隱不遺世行不苟合亦可見於其言而又其詠歎吟哦之發或出於沉潛心得之餘或得於蕭散山水之娛時逮戊午之禍感慨憂思之作亦有扶於斯道此亦有合於朱晦菴焚疏遯遯之義也嗚呼惜哉先生遺墨在子孫者十不二三莫非世遠之致也其行狀與師友錄惟我進士公時所著朴駱村筆而其間八世

張與卿文錄纔數紙主人命詩所著朴略村筆而其間八世
叔先生遺墨存乎點畫不二三貝非世遠八載也其行
拔於新遺也亦有合於余瀟灑發究遐躡之義也宗守仕
得於遊覽山水之樂詩謳及詩之禍與應享召人作亦有
於其書而又其詠歎乎發之於興出於究者心傳之儀則
著言遜而節高手識所志隱於書世行不合亦可見
識從何可為言也令又讀吾先祖遜齋先生遺事其時賢
詩譏賞筆出於儒學門下不育嘗讀諸賢書究考古人靖
國朝文明之化其鬣被　倩成之際如東鑑一書狀江白
遜齋先生文集序

[illegible]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行狀

祠文 附 [illegible]

[illegible]文

幾百年矣此後年代愈遠寸紙遺帖惟恐失多守必也故
鋟梓以壽其傳庶乎使先祖之遺蹟不泯於後世及其嗣
後文獻公實記與山陰公日記進士公事實六松公行狀
並附焉

聖上即阼之十二年壬戌十月上澣後孫義相盥手謹序

遯齋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行狀

師友淵源錄

祭佔俾先生文

碑銘

碑跋

傳

自序

五鼓亭記

年譜

吏曹請除職 啓

持平辭職疏 追

文稿首末

伸救疏 追

傳世源流

賦

詩

禁標分給遺記

奴婢分給遺記

僚友錄
卷之二
本邑通太學文
太學答通
長官通文
河東宗會所通文
跋
贊
次韻
附錄

文獻公實記
山陰公日記
進士公事實
六松公行狀
跋

遯齋鄭先生文集卷之一

行狀

惟天克生賢哲將以爲斯世用世或不知而不見用則賢者怡然不以爲意抱道懷德韜晦光景爲一世之所矜式焉此其功與出世等耳天乃錫之以遐福引其年繁其後抑此又必然之理也然若人之初生也儘亦有所由來芝不產於藍田醴不出於貪泉必於君子之家積累之後始乃生出此等人余於遯齋鄭先生見之矣公諱潢諧字仲和系出河東其來遠矣自羅麗爲著姓其見於麗史列傳東國通鑑者曰平章事諱道正即公之鼻祖也傳之中葉

有諸賢佑中顯大夫典容令諱仁貴神虎衛保勝散員
贈户曹判書府公為高祖曾祖也諱由周昌德宫叅奉諱
之英通訓大夫行興陽縣監號鼓亭公之若祖若考也以
天順五年庚辰縣監公五男妹同榜登第故立五鼓亭子
於綾城北耳谷而事載驪珠總録先生生于皇 明景泰
元年庚午十月二十七日而氣質清美容貌端𣋡少時嬉
戲舉止動靜已有成人儀度祖考叅奉公甚喜愛不已曰
吾家有何積累之德而生此非凡不世之兒乎母三歳奇
之年甫五歳與羣兒遊戲於街頭之上而適有一雛鵲飛
止於街樹之上而羣兒爭抱折其翼公見折翼悲呼遽責

羣兒曰好生哀死人物無異而豈忍傷折乎諸兒感其言
自服而退里中父老聞之無不稱頌爰至于七歲講究
朱文公小學朝夕灑掃應對事親敬長之節一遵不違便
出天賦其在警厲堅固之節稍見非禮雖在父兄之側輒
諷止之雖老成之人每見其雅操嚴飭恐敬畏之才藝名
聲播聞四隣一日有相者自遠而来熟視奇之曰固非凡
庸大有前進也歎賞不已年至十三不以記誦詞章之習
少經於心不使鄙倍惰慢之容暫接於體人或勸以舉子
業為求利達則乃以不屬文固辭曰小學童子安敢望仕
進之程乎有志經學講誦論語孝經而至於人不知不慍

之章句三復欽容曰吾夫子自修慎獨之工完然復覩者
今日冊子上矣是時使君李公與祖考參奉公素有親知
之誼一馬一僮來訪欵話考講論語拈功東韻命試絶句
公起拜敬對云學而時習悅見此聖人功字字能諧古調
源適在東李使君稱賞不已曰秀才所負如此吾兄之門
日益顯矣以唐黃紙一圓情寄之斯文一蠹先生聞公[illegible]
採搜淵源之學以書遠寄云人無嚴師友則難可以成[illegible]
禮云玉不琢不成器易曰蒙以養正聖功豈以自警[illegible]
終泯大聞之才孝受辭之後即自負笈從學于佔畢[illegible]
生之門受中庸一部與金寒暄南秋江一蠹諸先生從[illegible]

多年講劘無時然每以庭闈久曠爲已憂不能時時相從
而供養定省親執甘旨力行之餘不輟講課每鷄鳴冠櫛
肅然危坐平心易氣俯吟仰思ㄷ之未得雖自晝至夜亟
期有得未嘗以未至自畫德就貟積充養力久益以毋自
欺謹其獨師受南來屢入鄉邁薦槖名聲益振京師文人
皆願其至嘗誦朱文公書集而至於人累科擧之勾心自
歎之曰時人皆自累科也遂沉潛義理之蘊探賾自得之
工鍊神靜坐兀然若泥塑人與同郡二三僚友文公自修
梁公以河間公懷參李公天男結撰相對討論日夜忘倦
吟咏山水之間講論性理之學而光山高公雲永平徐公

經亦自從焉甲午丁內艱初終喪制一遵朱文公家禮居廬墓側哀毁踰節雖祈寒暑雨不脫絰帶泣血無時皇考鼓亭公慮其過哀見傷强抑止之曰反貽憂於老爺是可爲子職公怡色愉聲跽侍而告曰三年哭踊自是常禮豈以疾病爲慮乎日益堅篤雖風霜雨雪之中廬墓不輟朝夕之奠嚴闕無曠定省之職矣丁酉丁外艱喪制送終無違家禮而啜粥三年苴杖不出廬外危坐終日不脫絰帶遑遑有如有求不得之狀人勸飲酒輒涕泣不肯具上舍綎勉之以爲先王中制不敢過於是不敢辭服闋之後往祗于佔俾門時先生與寒暄一蠹元槩郭承華李承彥諸

生講學伽川精舍矣先生曰前後居喪之制不遠朱文公
家禮否公拜吾喪襄之次節先生顧謂諸生曰鄭生送終
之禮眞吾黨之師表根天之純孝也庚子春中成均進士
是夏六月銓曹以孝廉薦拜 成廟甲辰特除朔州教授
丁未超拜司憲府持平公之素志不求聞達甚不快於心
曰吾嘗不以仕宦為心而有如是意外事且今之時與古
之時不同亦不得已可由仕宦以通行道之階虛用名譽
吾深恥之而幸値勳華文明之時師友諸賢出入 經筵
俊髦名士宰牧郡縣聲應氣求庶幾可以興教化移風俗
矣丁戊午之歲奸孽之輩誣毀士林以佔畢金先生門徒

結為朋黨互相稱譽或譏議國政誇訕時事七月史獄輒起金寒暄決杖八十竄川郡付處鄭一蠹以罪犯亂言安置鍾城其餘金濯纓權睢軒諸公之被禍遠竄賜死禁錮豈忍言哉是時公以風痺歸第日久長事緘藥潭謝世念矣忽聞諸公遠竄海曲不勝憂國戀闕之情浸竪右衽戢至塞嘅而即自搆成伸救之疏而金寒暄時移配昇平公扶輿往慰出示伸救之疏草具言排 闢奏啓之言則大猷驚愕遽止曰仲和之言實出於至誠惻怛慷慨之情而妖言蔽 聰奸凶之輩誣揑士林當今之時公如伸救則吾黨之禍益深而反延禍於公矣何不守黙而歸金手即毀

疏草於灰燼握手來訣曰風雲際會亦關時運而白日照臨從容就命豈非平日講劘之篤力耶揮淚再三扶疾而歸於是公以宿痾退卧林泉杜門屛客以遯爲號賦詩一篇曰荏苒光陰問幾春愧吾天地丈夫身師門每覩從諸友 聖世還甘退逸民聽鳥看花皆得樂乘風迎月自尋眞一生譽毁何須說到此不開物外人放浪山水撫桐詠詩曰詠陶處士歸去來辭朱文公武夷九曲或揮淚數行每遇諸賢捐背之日輒痛哭食蔬而已公娶竹山安氏禮曹正郎環之女生二男四女長曰億齡蔭 除青山訓導次曰其齡 中廟戊子試成均進士二等一人以孝友篤

行 除健元陵叅奉女長適 獻陵叅奉文獻次適縣監
崔沃次適成均進士李蓋忠次適生員高霈 中廟庚寅
三月十九日公以天年考終于家臨終曰吾今死矣死無
所恨之不見士林復振快雪師友泉壤之冤而終無一言
及家事以其年五月葬于耳谷子坐之原公之次子箕齡
素與余有親知之誼且司馬同榜故持公遺狀固請狀行
累辭不獲乃就其狀中文字稍加檃括添減而為此文姑
以少塞胤嗣之孝懇以俟他日秉筆者攷焉
嘉靖十三年甲午月日寄城朴忠元謹狀

師友淵源錄

佔畢齋金先生諱宗直字季昷善山人也宣德辛亥生景
泰癸酉（我端廟元年）進士天順己卯（世廟四年）登第官至刑曹判
書弘治壬子卒年六十二諡文簡公隆慶丁卯許魏兩天
使於東國傳孔孟心學者朝廷書示以金先生學問精粹
文章高奥爲一代儒宗誨人不倦篤學名士多出其門而
公十七歲負笈從學焉
止止堂金先生諱孟性字善源海平人也正統丁巳生與
佔畢金先生相友善築室于星山伽川之上扁以止止詩
酒自娛不入于科薦之場若將終身焉 成廟即位之初
命朝廷擧遺逸拜爲中部參奉○公樞衣佔畢門之時得

見先生而亦以師道尊事之
寒暄堂金先生諱宏弼字大猷瑞興人也景泰五年甲戌
我 端廟二年 先生亡于漢京私第我 成廟十一年庚子中
生員試三等築室于陜川扁以寒暄堂之號賦詩處獨居
閑絶往還只呼明月照孤寒煩君莫問生涯事數頃烟霞
疊疊山是時公嘗摳衣佔畢齋之門而與先生相爲推善
戊午我 燕山四年 七月史獄輒起謂先生以佔畢門徒議國
政熙川郡付處庚申我 燕山六年 先生自熙川移配于順天府
北門外公以風痺久臥鄕第忽聞士林之禍輒扶疾搆成
伸救疏往慰先生於順天而先生以黨禍益急力辭遂寢

云

一蠹齋鄭先生諱汝昌字伯勗河東人也成化庚子我成廟十一年成廟命成均館舉明經修行朝廷薦先生爲第一癸卯我成廟十四年中成均進士弘治庚戌登第官至安陰縣監以佔俾齋門徒謗訕時事坐戊午士林之禍謫鍾城七年而卒于謫廬年五十五隆慶丁卯許魏兩天使求東國傳孔孟淵源者朝廷以若干人書示謂先生博學多聞與金宏弼志同道合一時賢士多出其門自號一蠹居士○公未及摳衣佔畢門之時以玉不琢不成器之說遠寄而遂就業佔俾齋先生門下日以講說道義相為磨礱○贈右議

政謚文獻從祀　文廟
南孝温字伯恭宜寧人也號秋江居士早喪父供母以孝
爲人冲澹而弘毅倜儻而踈曠胷襟灑落渾無一点塵累
矣嘗受學佔畢齋先生不以名呼必曰秋江居士其見敬
禮如此與金寒暄鄭一蠹諸賢競相推重若兄弟焉　成
廟朝以　昭陵復請上疏不　允遂意林泉散漫為業凡
稱名勝之地足跡無不遍到燕山甲子以　昭陵復請之
疏追罪禍及泉壤
金時習字悦卿江陵人也號東峰　世宗乙卯生五歲能
屬文　世宗命招承政院賦詩大異之召其父奬之曰善

養此兒予將大用矣及 先廟攝政入沙門名曰雪岑號
梅月入居水落山精舍脩道鍊形見儒生則言必稱孔孟
絶口不道佛法辛丑年間食肉長髮為文以祭祖父

辛永禧字德優靈山人宰臣碩祖之孫也號安亭爲人倜
儻不羈磊落多大節丁酉科擧之文放曠山水之間聲名
播聞中外成參議俔以其詩薦出入蘇黃癸卯中成均進
士不復應擧

李承彥字士雅星州人也魁生員與金寒暄諸賢遊學於
佔畢齋之門爲人沉重寬洪不屑意於經史放落湖山以
遺逸薦官至漢城府兼參軍

郭承華玄風人也　成廟丁酉進士受學于佔畢齋之門以清介自守為士友所推服戊午之禍沉置鄉曲以此免禍焉

俞好仁字克己高靈人也號濡溪正統乙丑生壬午中生員進士甲午年登第官至陜川郡守為人清儉沉重詩文高絶筆勢勁健又不喜營產世稱三絶受業佔畢門之時每與公竟相推重臨終語其子瑆曰君子要須不欺君汝善得官事君當思我言有遺藁數卷藏于家

李鐵均星州人也景泰庚午生乙酉中成均進士丙辰登第官至大司成與公同遊於佔畢齋之門而同庚故尤爲

相與推重焉

鄭汝諧字仲和河東人也號遯齋病翁　成廟庚子中咸均進士以孝廉甲辰　除朔州教授至司憲府持平未及摳衣佔畢門之時一蠹先生以玉不琢不成器之說遠寄而遂受學佔畢齋先生以戊午士林之禍金寒暄謫昇平也扶疾往慰出示伸救䟽藁而以黨禍益急即投䟽草於灰燼遂寢云

安遇字時叔孝行冠於鄉居父喪一從家禮從佔畢齋受業既而無仕心始貳於畢齋嘗舉於鄉赴京入會試四館年少者驕傲長老鄉生欲撻之時叔曰安可以父母遺體

無罪而自毀以求名利乎不入而去操節可方東漢云 出秋江師友名行錄

鄭世麟字昌爵居嶺南受業於佔畢齋之門其學同於公緒而詩才甚高先生敬之丙午年歿年二十二 出秋江名行錄

楊浚字澄源受業於佔畢齋深沉有大度安貧樂道澹如也又局量雄深修為不形於色而聰明日進儒林最早下之餘慶獨知之

洪裕孫字餘慶號篠叢又號狂眞子南陽吏隕致之子家世清貧僅累身體或不裾行步獵經史放達不檢不喜科擧不為免鄉計辛丑年南陽守蔡申甫以餘慶為能文教

其役即歲歸嶺南謁佔俾齋受杜詩先生曰此子已見顔子所樂處學者皆從之入頭流山肆業到京諫先生不建白時事何空取人爵祿爲也且當今學者莫不惡佛老而行已無一箇免於佛老者行圓而惡方者老也行獨而不恆者佛也先生大惡之自是每稱餘慶譎詐餘慶亦自晦行衣食於朱門而已爲人文如蒜園詩涉山谷才被孔明行如曼倩

禹善言初字德父號飆崖丹城君貢之子爲人倜儻辛丑年南行嶺南謁佔俾齋先生於廬幕先生字之曰子容

金坳字介仲康津人觀察使礫之子端重好潔癸卯生員

重科第

柳從善晉州人字如登居山自晦親戚僚友罕見其面

祭佑僤金先生文 癸丑

嗚呼哀哉先生稟天地純剛之氣鍾河嶽清淑之精而其畢竟至於斯耶先生至於斯小子將復安仰而所以崩摧隕劉者曷其有極耶以蒼天之茫茫聽察小子之呼而監臨少子之志耶粤自小子弱冠之年早奉几筵於左右以寓景慕依歸之地而相距隔遠年齡稚弱未嘗以測先生之過化而廓然德宇之可敬可悅矣及其負笈執經之後周旋進退承誨践閾於是乎始覺泰山之爲高淵海之爲

大而畢非先生之準的洙泗之正脉關鍵濂閩之奥域而繼往開來之先覺耶嗚呼哀哉先生以博學多聞主敬窮理涵養氣質蘊蓄精思不屑屑於千駟之富貴不汲汲於萬鍾之後奢見人之志學則誨而不倦聞人之善言則好而已出是為先生之立足實地正體眞境而豈徒近世儒者之所可與窺議者耶先生以憂國愛民之深誠黽勉從事入于薇垣而惟知補闕拾遺之為急在乎栢府而為先憲章文物之守典而援引朋友甄拔俊乂不以私意而干之也綜核人物黜陟賢邪斷斷為己任堂堂為正論而槩積蘊恐之府固結禍色之機則先生之立節可矣而不容

於羣邪之僥倖君子所爲開心增氣小人所爲縮頸畏忌
也知先生之心者皆以爲是而不知先生之心者胥動浮
言以資乎小人罔極之口難容於羣玉巧佞之舌而何爲
棲遑於炎涼之道奔走於巇黃之境乎於是將擬古人歟
水桄箐之樂誅茅結椽歌咏乎孔孟之學逍遙乎道義之
域不知老之將至而誰知先生憂國戀 闕之本心實未
嘗須臾少弛也黃昏之期遠隔九重之 天闕白日之憂
長遐一方之羨人而所以爲先生爲憂者惟以疾病之爲
祟也噫彼蒼天以爲所恃者終有所不可恃而竟使先生
遽至於斯而偏善如何仁壽如何難諶者天而難撰者

也時運否塞邦國殄瘁賢失廊廟仁逝山林君子所為扼
腕而悲悼小人所以彈冠而慶賀也嗚呼哀哉少子之哭
先生上以為斯文哭下以為吾私哭悠悠蒼天其果聽察
而監臨乎惟余小子早以昏惰愚昧之質實亦無所肖似
也非先生之收恤而教訓之永不免面墻之立而亦為君
子之所棄也嗚呼小子自戊申以後間獲叨陪於門屏連
値私門之禍慘未嘗承誨而幸業者實其非徵誠之不篤
而然耶山梁崩摧儀形永隔則不勝痛心寒膂之如燬而
何天禍之斷酷也哉日月奄忽祥期迫邇敢將菲薄之羞
奠陳靈几之下伏惟先生不昧之靈庶臨格享嗚呼哀哉

尙饗

遯齋鄭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汝諧字仲和號遯齋鄭氏出自河東郡上世有諱
道正圍鍊鄉兵名在三韓之季於公爲十三世祖也匡靖大
夫贊成事藝文館大提學諱義於公爲十世祖也翰林
公諱允叙於公爲九世祖也匡靖大夫都僉議事密直公
諱國龍於公爲八世祖也三重大匡都僉議贊成事判選
部事同知密直副使謚文忠諱芝衍公之七世祖也節義
文章炳顯東史入我 本朝世襲圭組通政正憲大夫兵曹
判書諱翊於公爲六世祖也開城少尹諱賢佐於公爲

世祖也 太宗朝原從功臣户曹判書諱仁貴於公爲曾
祖昌德宮叅奉諱由周於公爲祖考通訓大夫興陽縣監
諱之英公之皇考也以天順庚辰五年縣監公五男妹同
榜登第故立五皷亭子於綾州北耳谷而事載聯珠總録
公生于 皇明景泰庚午十月二十七日而氣質清美容
貌端敏少時嬉戲擧止動靜已有成人儀度祖考叅奉公
喜愛不已曰吾家有何積累之德而生此非凡不世之兒
乎再三欣奇之年甫五歲與羣兒遊戲於街頭之上而適
有一雛鵲飛止於街樹而羣兒爭抱折其翼公見其折翼
悲呼遽責羣兒曰好生惡死人物無異而豈忍傷截于諸兒

感其言自服而退里中父老聞之無不稱頌異之至于七歲講究朱文公小學朝夕灑掃應對事親敬長之節一遵不違優出天賦其在警厲堅固之節稍見非禮雖在父兄之側輒諷止之雖老成之人每見其雅操嚴飭必敬畏之才藝名聲播聞四隣一日有相者自遠而來熟視奇之曰固非凡庸大有前進也歎賞不已年至十二三不以記誦詞章之習少經於心不使鄙倍惰慢之容暫接於體人或勸以擧子業為求利達則乃以不屬文固辭曰小學童子安敢望仕進之程乎有志經學講誦論語孝經而至於入不知不慍之章句三復歎容曰吾夫子自修慎獨之工充

然復觀於今日冊子上矣是時使君季公與祖考參奉公
素有親知之誼一馬一僮來訪欵話考講論語拈出功東
韵命試絶句則公起拜欽對云學而時習悅見此聖人功
字字能詳味淵源道在東李使君稱賞不已曰秀才所負
如此而吾兄之門日益顯著矣以唐黄紙一團情寄之斯
文一蠹先生闡公之探搜淵源之學以書遠寄云人無嚴
師友則難可以成就矣禮云玉不琢不成器易曰蒙以養
正聖功豈以自墊窮鄉終泯大闡之寸乎受辭之後即自
負笈從學于佔俾金先生之門受中庸一部與金寒暄南
秋江一蠹諸先生從遊多年講劘無時然每以庭闈久曠

爲己憂不能時時相從而供養定省親執甘旨力行之餘不輟講課每鷄鳴冠櫛肅然危坐平心易氣俯吟仰思思之未得雖自晝至夜必期有得未嘗以未至自畫德純貞積充養力久益以毋自欺謹其獨師受南來蔡八鄉道薦禀而聲名益振京師文人皆願其至嘗誦朱文公書集而至於人累科擧之句心自歎之曰時人皆自累科也遂沉潛義理之奧探賾自得之工夫神靜坐兀然若泥塑人與二三僚友文公自修梁公以河閔公懷參李公天男結攝相討日夜忘倦吟咏山水之間講論性理之學而尤山高雲永平徐縉亦自從焉甲午丁內艱初終喪制一遵朱文

公家禮居廬墓側哀毁踰節雖祈寒暑雨不脫絰帶泣血無時皇考鼓亭公慮其過哀見傷强抑止之曰反貽憂於老爺是可爲子職公怡色愉聲跽侍而告曰三年哭踊自是常禮豈以疾病爲慮乎日益堅篤雖風霜雨雪之中廬墓不輟朝夕之奠嚴闈無曠定省之職矣丁酉丁外艱喪制送終無違家禮而啜粥三年苴杖不出廬外危坐終日不脫絰帶遑遑如有求不得之狀人勸飲酒輒涕泣不肯與上舍經勉之以爲先生中制不敢過於是不敢辭服闋之後往俟于佔俾金先生時先生與金寒暄鄭一蠹元槩郭承華李承彦講學伽川精舍矣先生曰前後居喪之制

不違朱文公家禮否公拜告喪襄節次先生顧謂諸生曰
鄭生送終之禮眞吾黨之師表根天之純孝也庚子赤中
成均進士是夏六月銓曹以孝廉薦拜　成廟甲辰特除
朔州教授丁未超拜司憲府持平公之素志不求聞達甚
不快於心曰吾常不以仕宦爲心而有如是意外事且今
之時與古之時不同必不得已可由仕宦以通行道之階
屢用名譽吾甚恥之而幸值勳華文明之時師友諸賢出
入　經筵俊髦若士宰牧郡縣贊應氣求庶可以興教化
移風俗矣丁戊午之歲奸孽之輩誣毁士林以陷僇金先
生門徒結爲朋黨互相稱譽或譏議國政謗訕時事七月

吏獄輒起金寒暄决杖八十黜川郡付處鄭一蠹以罔犯
亂言安置鍾城其餘金濯纓權睡軒諸公之被禍遠竄賜
死禁錮豈忍言哉是時公以風痺歸第日久長事鍼藥渾
謝世念矣忽聞諸公遠竄海曲不勝憂 國戀 闕之情
浸竪尤極幾至塞噎而即自搆成伸救之疏而金寒暄移
配昇平公扶輿往慰出示伸救之疏草具道排 闢奏
啓之言則大猷驚愕急止曰伸和之言實出於至誠惻怛
慷慨之情而妖言蔽 聰奸凶之輩誣揑士林當今之時
公如伸救則吾黨之禍益深而反速禍於公矣何不守黙
而歸全乎即投疏草於灰燼握手永訣曰風雲際會亦關

時運兩白日臨鑑從容就命豈非平日講劘之篤力耶揮淚再三扶疾而歸於是公以宿疴退卧林泉杜門屛客以遯爲號賦詩一篇曰荏苒光陰問幾春覺吾天地丈夫身師門每願從諸友 聖世還甘退逸民聽鳥看花皆得樂乘風迎月自尋眞一生譽毁何須說到此不關物外人放浪山水撫桐詠詩曰詠陶處士歸去來辭朱文公武夷九曲或揮淚發行每遇諸賢捐背之日輒痛哭食蔬而已公娶竹山安氏禮曹正郎環之女生二男四女長曰億齡蔭除青山訓導次曰萬齡 中廟戊子試成均進士二等一人以孝友篤行 除健元陵參奉女長適 獻陵參奉文

獻次適縣監崔沃次適成均進士李藎忠次適生員高需
中廟庚寅三月十九日公以天年考終于家臨終歎曰吾
今死矣死無所恨〻不見士林復振快雪師友泉壤之冤
而終無一言及家事以其年五月葬于耳谷子坐之原嗚
呼余後公幾百載之遠於公之德業事行時從簡篇上得
其一二而歲月蒼茫傳聞依俙曠想徒結俔仰莫及一日
公之後孫潗鉉甫来求誌墓之文余固後生末學也知淺
思短何以爲役而幸有駱村朴公忠元狀德之文旣其通
家誼厚知德爲詳重以文苑鉅筆信而有徵謹就而爲序
次之以銘〻曰

緬昔佑俾早闢師門諸賢並起吾道益尊允矣惟公同
時同德迺溯眞源相滋麗澤一部中庸恭承嘉訓篤志
專精近思功問義理悅心名利絕意霜臺淸選公不出
累平陂之會其奈道消剝棘蓬蒿君子去朝殄瘁之痛
豈公自私疏成遇遯友道攸宜卷懷而歸卧倚林泉吟
詩撫琴物外悠然原公行誼本乎孝悌稟曾閔性邃文
公禮隆師親友一是忠信曠世之下永留餘韻藐余後
生慨然興慕謹識短章庶遇朝暮

輔國崇祿大夫行知中樞府事延安李若愚撰

碑跋

遯齋先生行狀 駱村朴公忠元撰附以遯齋師友錄祭告

畢齋金先生文合一卷先生自在孩提已有成人之度及至就傅輒志向上之學不肯爲擧子業自稱以小學童子其資質之粹美見識之夙詣有如此者摳衣於佔畢止之門麗澤於寒暄一蠹之間相與琢磨講明成就德器潛心乎經旨盡禮乎喪祭蔚爲一世之名儒至蒙南臺之超授其師友之淵源 朝野之推重有如此者而于斯時也運啓休明儒賢輩出 明良際會聲氣應求亟値彙征之會佇見一治之盛夫何史獄起而時事大乖斯文喪而士林一敗斯世之不得平治斯民之不獲被澤者其果天道

之有消長耶抑亦人事之有得失歟先生手自草疏志在
呌閽其勇義直前不顧死生無異何蕃之擧旛而及闈
寒喧焚藁之語實合晦翁遇遯之義於是卷而懷之歸臥
林泉感慨之意發諸吟詠寢門之哭殆將沒世而壽躋大
耋寬樂令終惓惓痛恨之情至見於易簀之一言其出處
之隨時語默之得當有如是者百世之下可以想見其爲
人矣惜其雲仍零替文獻殘缺而賴有駱村之狀猶可以
識其大者今其後孫滐鉉甫持此狀來請幽堂之銘於尚
書李公若愚氏而以余獲忝宗盟命作一文字余實不文
何能爲役而嘗從長老得聞先生之風烈素景仰今幸託

名於其間義不敢辭遂櫽括狀與銘之文書于狀之末而
歸之
時 聖上即祚之八年丁巳孟秋旁裔後學校理漢然
謹書

傳

我鄭出河東自上世年代多有未詳不敢強錄而至匡靖
大夫密直副使諱國龍始昭然可據大譜以密直公爲始
祖焉有諱芝衍高麗三重大匡都僉議贊成事謚文忠公
有二子長正憲大夫兵曹判書諱翊次樞密院副使諱宥
與我文獻公宗派系始分五世祖開城少尹諱乙珍高祖

中顯大夫典客令諱賢佑曾祖　贈戶曹判書諱仁貴祖昌德宮叅奉諱由周考興陽縣監諱之英公諱汝諧字仲和號遯齋景泰庚午十月二十七日生生有異質嬉戲有成人樣五歲與羣兒遊有一雛鵲止街樹上羣兒輒取折翼公呵之曰好生惡死人物同然寧可忍而傷損乎父老咸聞而異之七歲受小學灑掃應對一遵不違警發飭厲端倪嶄特稍見非禮必諷止之雖老成亦加敬憚由是聲聞浤浤於隣里矣年十三已了然有見於心學浮夸躁進之習不留于思支離誕慢之辭不接於口儀容閑習嶷乎有不可易之色性甚勤平居常沉潛經籍而於功令文字

淡如也人或規之以立身初程則以不解屬文辭文以小學童子安敢望仕進應之也讀論語至人不知不慍處歛容三復曰聖人慎獨工夫即此一句語可盡矣時邑倅李侯與祖考寢郎公有雅素過曰究問其講學大要出論語拈功東韵使賦之公即起拜應聲曰學而時習悅見此聖人功字字能詳味淵源道在東李侯竦聲賛美嘖嘖不容口以唐黄紙一占貽之我先祖一蠹文獻公聞公之名以書寄之曰人無嚴師友難可以成就矣以玉不琢不成器及蒙以養正聖功中中以勉之公即負笈就佔畢齋金先生之門受中庸一部與金寒暄南秋江及一蠹諸先生屢

年刮劘學力大進然每以曠省爲意不克以時相從怡愉供奉躬親薪菽餘力之暑不輟講課鷄鳴盥櫛適所問安畢退坐中堂拱肅端跪俯而吟仰而思思之未得者雖夜不寢與斯文文自修梁以河閔㥠參李天男諸公往來討論唱詠山水暢言忘形若光山之高雲來平之徐繙俱適義文也眞積力久寧靜自守未嘗有分外一步路及於親之科紹閒甲午丁內憂送終禮制靡不恔盡哀毁踰節泣血靡時大人鼓亭公慮而止之公委曲譬告曰三年哀毁自是常禮豈有疾病可慮乎及丁酉遭艱皇皇焉如有求不得之狀睟前喪愈加焉服閡往候于伯畢翁時先生

與諸生講學于伽川精舍寒暄一蠹及元縣郭承華李承
彥諸生在座先生遽問公曰前後居喪果不違經禮乎公
以已所服行者一一聲控先生顧諸生曰若是者方可謂
篤孝人也庚子春舉進士是夏銓曹以孝行薦擬之成
廟甲辰除朔州教授丁未超拜司憲府持平公意甚不快
以謂與其無實而糜爵吾甚恥之遂不就戊午奸孽用事
史禍大起寒暄付處熙川郡我先祖鍾城安置其餘金濯
纓權睡軒諸賢或竄死禁錮嗚呼當時事豈忍言哉豈忍
言哉是時公以風痺守第日久聞變哽塞不勝痛恚即搆
草諸公伸救之疏擬以叫 閽直上時寒暄公移配昇平

地公與疾往慰因出示疏本具言其由寒暄驚愕亟止曰仲和此舉實出至誠即今凶黨載路務以造言伺隙爲其若入此疏吾輩之禍益深矣遂投草于火中握手永訣曰風雲際會有開晴運白日照臨從頌乾命豈非平日講學之力耶相與揮淚再三而別於是公益無意於世杜門屛居謝絕賓客以遯自號賦詩一篇曰荏苒光陰問幾春覺吾天地丈夫身師門每類從諸友 聖世還甘退逸民聽鳥看花皆得樂乘風迎月自尋眞一生譽毀何須說到此不關物外人仍放跡烟霞撫桐寄懷日誦陶靖節歸去來辭朱夫子武夷九曲詩即嗚咽不已每遇諸名流赴告則

不御酒肉若見至慽是豈非師友道喪痛斯文之湮晦惋
世路之巇險而然耶嗚呼悲夫公以 中廟庚寅三月十
九日考終于家此其大略也
已噫嘻其不可已也公與吾先祖文獻公同貫共系并
世而生又能同門共事并蒞而學玉鑰啓關覃思力踐
羽儀斯文丕擬吾東方真儒之列一室增光衆論騰聲
係在爲宗裔者尤安得不一倍歆慕而況想像其當時
光景我先祖竟未免慘絶之禍公卽全軀免禍獨處山
林其憂愁歎惋較功於師補之間而兼以宗親推及之
地則神疲色沮索然無生心有異乎他人者完乎若

耳屬而目接之自不禁汪然出涕追遠靡洎也募恨山川繪備未克祇拜于　靈阜之下而其後孫總撰深銘在三案督一言以書之顧惟情界未果以不文辭諸遜總其僭汰而擬管以貽之重以聲之我中衍律後承有所講貫焉

聖上即祚之十一年庚申正月日旁裔通訓大夫前行咸平縣監在箕謹撰

著述

自序

有宋慶元元年韓侂胄誣趙如愚以不軌竄置永州中外

震駭且創爲僞學之名以斥善類朱夫子將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奸邪蔽人主之禍因以明如愚之寃諸生力諫遂止筮遇遯之同人先生自焚其藁更號曰遯翁噫余以遐陬孤陋猥蒙拔擢師事佔俾金先生之門與寒暄一蠹諸賢講磨自脩而戊午之禍豈忍言哉是時金大猷配置昇平而絕不許外交之親問余以風痺歸臥久矣而頼閽塞哽亟藁伸救疏與疾徃候于昇平則大猷驚愕悉止即投疏藁於灰爐永爲絕交痛哭歸來鉗口捫舌瘖俗聾世蟄伏於丘樊之下肄息於山水之間永矢不諼而不可無扁楣之額故自號曰遯齋病翁抑亦取朱夫子焚藁筮遯之

義歟

五鼓亭記

縣之北十里許耳谷之里乃是先君子杖屨之地而祖考參奉公墳墓之所也　皇明天順五年庚辰十一月日先君子五昆季以聞世名武俱登虎榜同日榮聞而五鼓衷然十笛爛唱彩衣花童紅粉綠黛列侍左右導前擁後鄉黨僚友隣邑守宰咸萃列席爭騰獻賀一門五慶千古盛事以何積累之德致此罕世之榮而世無一畫未能傳圖豈不慨然而興感者哉然而門祚薄矣未能大著而各終一郡嗚呼惜哉皇考縣監公以興陽一縣賦歸二考求志

考槃闕址列礎誅茅結椽以爲休息終老之計而立亭於砥石江上湖山清絶巨野亘長聯珠明月海望清風當戶入衿九鶴晴霞金鰲暮雲呈形露態莫非余精舍之勝槩而不以山水而名之不以形勝而名之特揭五鼓而名之者竊取義於工畫傳圖之意云爾

即先君子縣監公立五鼓亭子於礎石江上耳谷而壬辰兵燹之餘因爲荒廢而遺址至今完然如昨聞其風過其墟者自不覺曠感之懷爾出聯珠摠錄

年譜

皇明景泰庚午十月二十七日生于綾城北耳谷私第而

氣質清粹容貌端正祖考參奉公喜愛不已曰有何積累之德而生此兒耶云

五歲遊戲於街上而適有雛鵠飛來羣兒爭挽折翼以好生哀死遣責羣兒云

七歲講誦朱夫子小學不違灑掃應對之節才藝名聲播聞四隣相人者遞來視而奇之以大用稱賞云

十二三歲不以記誦詞章為業專心小學歷考古聖典禮之訓蒐輯東賢諸家之說沿溯源委參互同異凡有疑難無不旁通而迎解焉

十四歲人或勸以舉子業以不屬文固辭曰小學童子安

敢望仕進之蹊程乎有志經學講究論語孝經而至於人
不知不慍之章三復歛容曰吾夫子自脩愼獨之工完然
復覩於今日册子上矣是時李使君来訪款話考講論語
以功東命賦學而時習悅見此聖人功字字能詳味淵源
道在東李使君稱賞不已以唐黃紙一圓情寄云
十五歲每曉鷄初鳴即起省於雙親之寢所候其温凊次
至書所講課不輟彌日愈篤
十六歲族兄伯昜聞探搜淵源之學以玉不琢不成器蒙
以養正聖功書寄云
十七歲即自負笈從學于佔俾金先生之門受中庸一部

與金鄉諸賢講劘無時毎以庭闈久曠爲已憂

十八歲行聘禮于禮曹正郎安璟之門

十九歲毎鷄初鳴冠櫛先拜於先祖之廟庭又侍於雙親之寢側服勤周旋自有懽欣喜悅之色宗族咸稱鄕黨敬服

二十歲德就眞積充養力久累入鄕薦聲名播遠

二十一歲嘗誦朱夫子書集而自歎時人之累科沉潛義理之奧探賾自得之工凝神靜坐兀然若泥塑人

二十二歲與同郡僚友文自修梁以河閔懷參李天男結榻同討日夜忘倦吟詠山水之間講論性理之學而光山

高雲永平徐縉亦自從焉

二十四歲平居財産契活一無經念惟以養親奉廟敦睦家庭爲心每月朔望必行茶禮而精心致誠靡不用極而家業蕩殘不以爲憂

二十五歲丁內艱初終喪制不違朱文公家禮居廬墓側不脫絰帶苴杖不出廬外皇考慮其過哀致傷强抑止之曰爲子之職反貽憂於老爺耶云

二十六歲廬墓不輟朝夕之奠庭闈無曠定省之職雖炎炎溽雨饕風虐雪周省彷徨踰時不忍返焉

二十七歲免喪之後不廢朔望拜墓之禮而每於雪後躬

自執箒淨掃塋域不留尺雪焉
二十八歲丁外艱初終喪制一遵家禮啜粥三年苴杖不出廬外朝夕焉瞻依於几筵日旰焉拜謁於墓所眞是事死如事生之謂也
二十九歲練祥後幾日以無何之症漸濱難救或以藥治或以勸飮終不應許堅確自持不違古禮云
三十歲服闋之後往候于佔畢金先生伽川精舍是時金鄭諸賢郭元諸生亦来講學矣先生問居喪之制稱賞久之云
三十一歲中成均進士是夏六月銓曹以孝廉薦闡于

朝廷

三十二歲平居友愛昆弟敦睦族親以篤實慎獨爲主清儉公平持心不言人之長短不慕世之紛華寄情邱壑酷愛山水或與同年執友吟詠暢和

三十三歲每當先祖遠諱之日前三日齋戒沐浴不飲酒不御肉不出外不接人家庭嚴肅雖婢僕每當是日常以爲戀

三十四歲嘗夜家失火戒財產多少古家遺蹟盡入灰燼而莫救歎惜

三十五歲自耳谷收拾餘財僑居于海望山下月谷柳亭

里親友之賻給餘力亦為不少 朝廷以西土遐陬民習悍獷 特除朔州教授赴任未幾而返

三十六歲性喜花木不屑意於營產酷愛林泉散播蘭菊於廟庭雜植松篁於家園晚節寒香燦然可觀靈臺靜寂物累淨盡之意思也

三十七歲往候佔畢金先生於咸陽而與族兄伯昜俱登智異山遍玩奇絕處以晚歲卜居之意共占未果

三十八歲以隱逸 特除司憲府持平而素志不求聞達辭職不赴焉

三十九歲佔畢金先生以本道觀察使巡到列邑而到本

縣親自往候焉

四十歲與親知僚友登臨海望山永日蕩情忘歸

四十一歲數畝方宅忍飢鋤菊案上只有近思錄一部四隅圖書武夷九曲而已

四十二歲缺

四十三歲

四十四歲

四十五歲

四十六歲秋八月既望月色瑩澈露氣厭浥强酌綠醑逍遙庭除忽詠佔畢齋驪珠山上月如盤之句曰此先生進

道之全體也

四十七歲　缺

歲月滋久年代疎遠傳家遺蹟盡入灰燼而只有畧干遺藁又爲蠹蟲所損脩葺不謹四十七歲以下編次盡闕未得證攷追感不已

吏曹請除職啓　成廟甲辰　洪貴達

進士鄭汝諧學明經術窮探義理爲成均首薦斷當擢用若拘資格例調叅奉則不足以勸勵士林請除六品準職

持平辭職䟦　追

史禍首末　出文獻公實記

夫國朝士林之禍始於金馹孫之爲獻納李克墩重被論劾而啣之及見書 光廟朝事佔畢齋吊義帝文乃陰囑柳子光子光嘗啣佔畢齋焚其所作懸板於咸陽郡聞克墩言攘臂從之盧思愼尹弼商韓致亨亦聞而從之俱詣差備門密囑都承旨愼守勤(亦嘗訽於士類)啓之燕山嘗憤爲文士所拘不能縱惡欲一施快而未得其釁聞子光等所啓大喜鍛鍊成獄子光摘佔畢集中吊義帝文與述酒詩以爲皆指 世祖而作自爲註釋逐句解之啓以不道論以大逆即令剖棺金馹孫權五福權景裕以黨惡相濟稱美其文書諸史草並置極刑李穆許磐姜謙以誣飾 先王所

無之事傳相告語筆之於史皆按律（李許極刑 姜洪決配）表沿洙洪瀚鄭汝昌宗室摠罪犯亂言姜景叙李守恭鄭承祖鄭希良知亂言而不告并論決遠配李宗準崔溥李黿李胄金宏弼朴漢柱任熙載康伯珍李繼孟姜渾俱以門徒朋黨謗訕分輕重論決或極邊或遠方付處并定烽燧庭爐干之役（戊午七月十七日傳旨 七月二十七日頒赦）先生以風疾落第沉廢已積年矣不罹禍綱而每遇諸賢捐背之日於後園私自築壇痛哭食蔬而已

伸赦疏 逸

傳心源流

嘗語人曰我東學問自殷太師時事則無書籍難信三國時事則雖有天資粹美之類而未有學問之功高麗時事則雖爲學問專尚詞藻至于麗末則禹祭酒倬鄭圃隱學周始爲性理之學至于我　聖朝禮樂文物燦然一新以東方學問相傳之次言之則圃隱爲理學之祖冶隱學於圃隱江湖學於冶隱佔畢學於其父江湖而爲傳心源流之學也

賦

作歌教童子

夙懷約其在彼今闢土芳誰地虎嘯風而狠亡龍失淵而

矯ニ故作歌而教童謡張也之巧智要創基於金城還驅
賊之玉籌自扶義而先闘謳歌屬於長者犲天府之百二
乃帝王之大地重瞳忽其自用直屠城而力拔儻失此乎
要害秦朔業之莫措嗟兵權之强弱寔交鋒之難能惟醒
中之計秘詛無術於漢王卅四奉璽之餘智舞退賊之深謀
知猾賊之操縱蓋智士之掌握撤運籌之大手作唱之之
神翁潜行乞於閭道誘多少之街童凭新翻於巷謡暗附
耳於抵掌僭搖鈴於隔壁形不見於有聲苟富貴而不郷
着衣繡而夜行亘拍手而互和可爛街而争唱滿閭中之
故都鼠舌端之新聲豈楚户之唱人匪叢祠之語狐隆或

者之有問荅上天之神告聾聲激於思鄉曲曲動於懷土知誇榮於故舊昧立本於佳境剏木强之作候所寬仁之為龍燒宮慘於敗壁吟歎悲於思鄉餓鷄唱於幽關怨駕税於彭城靡若人之妙譜詛匹夫之晝錦知赫業之開初總神調之始作（抄出古賦軸）

詩（五言絶）

讀論語

學而時習恍見此聖人功字字能詳味淵源道在東

病裡閑禍起即吟

陽裏陰已盛奸孽蔽聰明師友皆賢類何施七月刑

余嘗薄遊關西之朔州歸路登柳思菴淑碧瀾亭次
先生白鷗詩
晝日碧瀾渡忘機未送年先生名利客愧彼白鷗前
附柳思菴淑原韻
久負江湖約紅塵二十年白鷗如欲笑故故近樓前
過德隱洞楊嗇齋古亭
故人尋不見遺隱鎖雲烟山水無知己横琴更斷絃
病裡述懷
永夜吟病身殘燈獨自親白愛窓前月青憐澗上鴝曙光
初納臘寒氣漸生窗含目難成夢寄愁又惱神

述懷古詩

無心遣物于巷我卧先天緑水潺湲處碧山岏崥邉剪刀茅結小屋門戶亞輪焉籬畔淵明菊池中茂叔蓮營耬疊吾拙拙爾老長年蔵價千金㔀寄生數頃田翹跼思舊日求夜不成眠可惜唐虞治奸兒獨擅權退休已決矣時事漸茫然谷裡留閑漢猶慚羅禍賢柴門終日閉無語適心堅鍾子今違世伯牙既斷絃伽川業未就德隱夢高懸陽界少餘日夜臺更續緣鬱懷膓欲斷曲曲藤蘿纏扶杖遊平野閑衿洗小泉盤桓楊柳下聊以瀉煩撊催種聽鳴鶴含愁憐杜鵑絶蹤謝塵累筮遯揭堂扁惟願諸君子莫持老

娃傳

次寒暄堂陜川精舍韻 七言絶句

聞君結搆造門還千里靈犀一点寒始覺此中觀動靜陜川綠水又青山

附寒暄堂原韻

處獨居閒絶往還只呼明月照孤寒煩君莫問生涯事數頃烟霞疊疊山

咏園竹

亭亭密密來如麻直節勁義最不儉奢君子貞心皆適用小而壺笥大轎車

次睡翁遊頭流山韻

一身還有備剛柔靜裡乾坤度幾秋點瑟千年兼浴詠登臨竟日盡風流

睡翁韻附

風蒲泛泛弄輕柔四月花開癸巳秋著盡頭流幾萬疊孤舟又下太江流

次朱夫子武夷九曲韻 余謂朱文公九曲詩是進道次序自一至九其味無窮其用無盡非近非遠至易至近而人莫至於極處非道遠人人自遠也余於所居闢池為九曲為詩付於壁上勉力以至於窮盡處也

武夷曲曲擅僊靈誰識茲間意味清山下引流洗心耳有

時聞聽棹歌聲

其一

一曲輕揚學海船淵源真脉注晴川登臨竟日無窮意萬
疊山間起夕烟

其二

二曲回看奇絕峰臨溪玉女畫春容嫣然一笑簪花立暮
日蒼屏列幾重

其三

三曲滄浪一葉舩且將白髮送餘年世間榮辱吾不遵桑
海蒼茫正可憐

其四

四曲風烟鎖石巖〻花各色盡鑑鑽彌高道體無人仰求

日道遙下石潭

其五

五曲春深花滿處無私一氣着千林林間眞樂誰能識體

得乾坤造化心

其六

六曲溪流注碧灣柴扉雖設晝常關止吾所止身無辱安

分知幾認得閑

其七

七曲虛舟上碧灘十分光景雨餘看苦吟病骨緣詩瘦却怕斜風不勝寒

其八

八曲鼓樓入眼開更穿芒屩首重回詩情臨水登山去春信尋花問柳來

其九

九曲真機理自然分流萬派瀉前川誰能更問漁郎事笑道桃源別有天

余嘗謂君子之志道患其不用充兩間乃至於佳境則天作之聖也余作此詩寓遯世之意末句誰能更問漁郎事笑道桃源別有天即到此不問物外人之意也

清夜述懷

靈臺瀟灑淨無塵又值中天月色新夜氣清明眞性發賑膺鄒訓戒恒遵。

病裡拈詩酒二字韵述懷

吾心契合〻於詩何處吟哦不以詩貪病惱人人亦老暮年懷抱盡輸詩

酒字韻

平生性癖非關酒時得新詩輒引酒詩酒相隨元不離我曾詩伴豈辭酒

聞佔俾齋巡到本縣徃侯即吟

甘棠秋色暎綾陽美政仁風動四方殺歲齊民霓望洽頌
將恩澤視如傷

次朴冶川紹来訪韻

尾眉詞客枉幽居逈八柴門更把裾歷路慇懃重訪意不
嫌看我一床書

附冶川韻

西馬来尋海望居秋風颯颯滿征裾寒侵瘦骨何須問應
為論心更說書

題海望幽居

高士幽居儉不奢洞門寂寂鎖烟霞薤盖淡薄人間味兩

後何妨采蕨芽

呈鐵江泛棹　　進士羅湙稿

和氣滿江泛綠蒸暁風一席送軽舟若無令日天公助應謂龍神護渡頭

寄東峰僧 余嘗平居不喜俳流而適有一老僧請寄宿一夜而語甚款由嵩字軒昂飄飄然有脫俗之象余甚異之終宵款話問其居住俛首不荅強問之叉手而對曰僧本無迹出沒関東諸寺四十年矣問金悅卿而忽有悲愴之懷曰尊師方在何處僧曰在海印寺東峰庵云故始覺悅卿之托跡雲林而以情寄之云

雲水悠情閲幾秋客窓夜夜夢浮邱憑君遥憶東峰月為報病夫萬曲愁

附金悅卿荅韻

流落關東四十秋金剛無處不丹丘東峯月色前朝事袖子何曾𢥞外愁

遯齋原韻七言

荏苒光陰問幾春崑吾天地丈夫身師門每願從諸友聖世還甘退逸民聽鳥看花習得樂乘風迎月自尋真一生譽毁何須說到此不關物外人

閑居述懷二首

梅雨初晴白日曖詩書停讀倚蓬門清溪繞戶灘聲活碧樹低簷鳥語溫得失誰從塵世問豈歟時向野農言生涯

淡泊何須歎寒士元来分所安
從容身世處於幽近排茅廬一小卭遠謝城南車馬客休
云林下道人流春心傳信花生樹夜色催晨月滿洲寂々
松門終日掩隣翁喚我昜田疇

甌江泛棹

澄淸江水髮篙强三老排細棙桃長願欲秉桴追魯聖爲
憐盡艕問歐陽魚磯花倒青山影鳬背金翻白日光任意
風波吾自取濯纓濯足咏滄浪

題蓬山寺

蓬山秋日短藜擴萬木飽霜葉々輕酒到醇濃渾一世詩

綠塵刼學三清郊原廣漠長風至樓閣依微暮磬生淨掃
苔龕留護語免教衲子笑無青

過德隱別業憶睡翁古事 別業乃一齋先生講學之地遭禍後幾年過而追感

據源一脉接頭流德隱洞深闢小丘半世光陰悲遠客先
天明月又今秋乃知管子常居獨底事羆公不入州雲水
寄情終未就嶺湖逍遙意悠悠

題草堂

華構屹然澗水頭幽居眞趣此間稠開樽菊裡寒英擬覓
句梅邊藻思抽列帖圖書心上玩滿堂賓客局中留春來
恐有漁樵子莫遣桃花泛彼流

贈濯纓金駉孫

一曲滄浪手一竿滿衿塵慮濯清瀾烟簑帶雨依沙岸月笛隨風傍翠巒富貴有爭知命分林泉無禁樂閑寬蓬窓夜〻青蓮夢更釣嚴陵七里灘

登望京臺　　一蠹稿

千仞岡頭石逕橫登臨使我不勝情青山隱約扶餘國黃葉繽紛白帝城九月高秋悲客子百年豪氣誤書生天涯日沒浮雲合惆悵無由望玉京

雜記

耳谷墓位禁標家庄田地分給遺記

嘉靖九年庚寅三月初二日缺

襟都許缺

亦中各一度式許給爲去子子孫等缺

一都許與內女息等喪葬祭祀等事乙擬典缺

能文當禁不喩一般子息以恝視不缺

減半備用爲遣三名日祭祀之至擬只安缺

備行于祭不豐爲亦當時三仲朔良中主祭者缺

一子息等無祿爲田民當時除出耕食缺

田畓乙至三年內如前耕作所出中分一邊食缺

至三年內取其時祭至[illegible][illegible]安爲子等用其缺

孫子以依右例奉行永爲規式爲亦不幸之事通行缺
規收合用下爲齊
一光州界村伏在田太種五斗落只庫遺漏爲缺
一箕谿家基至爲狹隘菜麻田及奴婢缺
後孫島宅田金孫田儉金宅田追年收稅全石家菜麻田
及奴婢家代土乙加給爲去乎詳悉此
一大坻墳山良中立齋宮禁伐爲臥乎事段雖爲子孫造
家材木之計乃重先塋敬祖宗之意也故古之君子凡爲
宮室不斬於邱木是去乙今世代久遠禁養墳側之木視
如凡材則盡伐營家或盡賣資生爲去等殊無子孫敬先

之意分不喻獲罪幽明不少爲昆吾家子孫段此山禁木
中峰以下墳墓四方周迴各三十步內乙至一條盡斫伐
不得爲只爲兩邊主者嚴加禁養爲旀凡盜伐人及賣木
生利之人等卽時告官大懲爲齊
一都許與內北山禁木東西邊中分爲有在界叓至定限
爲乎矣長子段東邊自室後以至加乙山宅垈場四標
季子段西邊自家後以至召石過越山脊各其縱限分守
爲主考察爲旀凡人請伐及已用材木乙兩邊主者各邊
墳墓步外良中觀監戒飭斫伐爲遣常用柴炭雜木乙至
嚴各戒奴僕主山良中任意伐取不得爲只爲堅禁爲旀

左右山麓柴路籬閒事及祠堂近處各其家後籬閒事乙
子孫等不墜先祖之志銘碑修補爲旀南山柴薪栗木乙
兄弟依古標中分禁用爲旀齋宮越邊松木乙以葬有燻
尾是去等兄弟分用爲尒寺前紫塲二脊乙良東脊乙良
長孫子榮廷西脊乙良次孫子慶廷終制後各執禁用爲
齊
一左右龍虎山禁木乙良盡自葬親之後虎頭平地至亦
植松長養山外巖間並禁茂盛爲尒青龍山頭田畔良中
親自栽松後五年次廬從彦亦同松底造家居生爲有在
累廬家子孫等亦上項栽松及家後以遠禁木乙其矣祖

亦栽植禁木樣以妄意爭望伐用爲行去等同廬從彥自
筆成置明文憑考覈正用力禁養爲乎矣後世子孫等右
良禁木乙敬如桑梓愼勿剪伐爲世流傳爲齊爲等爲條
列成文爲去等萬有愚惑子孫只蔑棄遺訓同生兄弟二
四寸中因小嫌致詰大敗彝倫爲去等被侵者即時告官
依律抵罪爲乎事

財主父宣教郎前朔州教授 鄭 着

證保承義副尉 舍弟 鄭 着

證保通訓大夫前珍島郡守 舍弟 鄭 着

筆執長子前青山訓導 億齡 着

子女奴婢分給遺記

嘉靖六年丁亥十月初九日子女六男妹亦中奴婢許與成置爲臥乎事段年老病苦乙仍于夫妻邊（缺六字）奴婢乙平均分給爲臥乎事

長子億齡衿妻邊奴内同二所生婢山非年二十八庚申三所生婢三春年十九己巳四所生奴山松年十六壬申五所生婢春非年十一丁丑父邊奴金伏同三所生婢同伏介年四十五癸卯同婢一所生婢七月年二十六壬戌二所生奴石年二十六壬申三所生婢春每年十戊寅婢山非一所生婢成愛年七辛巳二所生奴成冬年五癸未

婢七月一所生奴玄同年七辛巳二所生奴言文年二丙
戌承重位父邊婢孝養非四所生婢貴德年十一丁丑
次女崔沃妻身死其子天錫矜父邊奴青松一所生婢古
音西非年十七辛未妻邊奴龍山一所生婢文德年三十
七辛亥同婢一所生婢文西非年十五癸酉二所生婢伊
福斐年八庚辰三所生奴仁龍年五癸未奴玉石二所生
婢玉非年二丁亥母邊婢孝養非三所生奴掊石年二十
五癸亥
次女文獻妻身死其子同生兄弟襟母邊婢仇伏德五所
生奴貴同年三十八庚戌婢孝養非一所生奴命德年三

十四甲寅妻邊婢豆令二所生婢眞酉非年四十三乙巳
同婢三所生奴栢伏文年十七辛未四所生奴無作只年
十戊寅五所生婢眞紅年四甲申六所生奴栢伏石年二
丁亥
次女李蓋忠妻衿妻邊婢姜非一所生婢玉水年二十七
辛酉奴內同一所生婢山月年三十四甲寅同婢一所生
婢八月年十三乙亥二所生婢蘭非年五癸未三所生婢
淑非年二丙戌婢仇伏德六所生奴貴南年三十六壬子
同奴一所生婢貴全年十一丁丑
次女高霈妻身死其女子衿婢仇福德七所生婢玉臺年

三十四甲寅同婢一所生婢無作只年十戊寅二所生婢
西尗伊年五癸未奴青松一所生婢古音莊年二十三乙
丑同婢一所生奴鳳石年二丙戌婢真西非二所生奴栢
福年乙二十戊辰
末子箕齡襟婢孝養排二所生奴玉石年二十八庚申同
奴一所生奴玉根年六甲申婢文德四所生奴仁同年三
丙戌婢真西非一所生婢栢僕非年五十三乙丑仝婢一
所生婢有紅年三丙戌婢仝福介四所生奴蒼松年六壬
午買得婢脩積年二十六壬戌仝婢一所生婢者斤非年
四甲申

爲妻各衿得後所生再以分揀爲在果萬有同生三四寸
中奴婢無孫爲去等放良産　處奴婢中吐實一口乙推
給上報均視之意下免薪水之勞至爲敦睦之事尤先奉
行爲齊同生三四寸中無子息爲去等田民孫外除良本
孫亦中區處爲乎矣萬有亂孫若干人亦横得謀計以自
備酒肉獻誠奉養則不勝其恩恐其亂孫禁止生前生理
爲難是如虛張價本放賣爲許乎猶以成文許給滔應之
爲昆季門中有如此人是去等各别痛懲止抑爲齊大抵
吾祖宗本以寒門雖無閥閱之盛尚敦和睦之風乙仍于
吾兄弟三人置小無反唇瞪目以至於老事乙汝等耳目

所逮須體余願意敦睦宗族永保門戶死無餘恨若不忍
小忿殘傷同氣以戕天倫非徒得罪九泉之靈亦無以自
在於鄉黨宗族矣萬有如此之人非但自黜其族黨告官
處之置之重典爲乎事

財主父宣教郎前翊州教授　鄭　着

證保修義副尉　丁　着

證保通訓大夫金山郡守 舍弟 鄭　着

筆執幼學　盧　着

附錄

僚友錄 抄出白村金文起同僚錄

刑曹判書朴仲林 子彭年大年永年引年 朴大年

禮曹判書權自愼 端宗之舅子仇之

吏曹判書金文起 子玄錫

都摠管成勝 子三問三顧三聘三省 成三顧

朴靖 子崇文等三人

宋石同

崔得地

崔致地

刑曹正郎沈愼

尹鈴孫

李禎祥
李智英
李義英
李佑基
權署
權著
崔斯友
鄭冠奉
鄭汝諧
金堪 子漢之

金善之

李昊

張貴南

李京生

李午

池上佐

黃善寶

趙淸老

李徽

脩撰 金九知

許慥 字潋九岭

生六臣

梅月堂金時習 字悅卿削髮避世僧名雪岑

耕隱李孟專 字士純正言托盲去官退居善山

秋江南孝溫 字伯恭

漁溪趙旅 字主翁進士咸安人

觀瀾元昊 直學士原州人

文斗成聃壽

遯齋先生文集卷之二

通文

本邑通太學文 丙辰

右文爲通諭事士君子抱道懷德有不得陶範時世則沒而有俎豆之享者特出於民彝之好懿士林之悼居而亦莫不爲後生之矜式者也是等之邑古有遯齋鄭先生諱汝諧河東人也軒冕相望勳閥世襲落南之後亦以爲道內名族而先生生有異質長於經學不屑擧業專意於淵源之學焉盖其師友則佔畢金先生一蠹鄭先生也鄭先生以四從昆季相知最深惜其高明之資未獲朱藍之益

使之來修於金先生之門先生一見差異大加奬勉於是子專門於中庸博涉於藝文沉潛義理成就德器京鄉知名士林莊誦若將大有爲於時而奈之何陽九之厄使之蹔閼退沮一自戊午之後痛迫兩先生之遭羅牵館抗疏吁 閭退休田廬絶意世事竝遯滅景賦詩見志放浪山水因以沒齒平生履歷止於策名進士轉 除教授經學之薦孝廉之擧前後不一拜南臺持平終亦不出時年命舛雖不得端委巖廊雨露生靈而遺風餘韻無遜於晉鄙之薰德固足以有辭後世而師友淵源之正進退行藏之義道學也名節也無一虧欠且其一生從遊若寒暄堂金

先生同門麗澤之契也秋江南先生邱壑雲水之友也白村金文起㵢溪俞好仁安亭李永禧諸公皆與之耐久范文正所謂三君子爲交可知其正者也斯文造詣可質於佔畢齋之手筆平生行義備載於駱村朴公之撰狀然寥發百載未聞泉路之改照竟闕尸祝之崇奉雖曰哀榮不同通塞有時而顧不爲儒林之齋咨公議之可惜者乎伏惟僉君子旣處首善之地風勵京鄉則勿以遐遠無徵爲事係難慎而特發先倡之論右遜齋鄭先生使之院宇於本鄉俎豆於千秋以爲來後儒林藏修之地千萬幸甚

綾州進士梁相座　幼學安　集　閔成鎬

文泗休　朴相堯　李勉徽
金璀喆　梁進永　文邦休
朴海鵬　李文綱　具相允
李台英　梁相五　金敦基
尹弼龍　鄭鎭淳　宋處默
玄永璀　任演秀　魯殷
高啓周　閔珏顯　李茂
曺榮德　洪洛英　朴載洪
金漢翼　吳壽南　文永壽
南錀　安禎

太學答通 丙辰二月初一日

右文爲回諭事有曠世而或相感者亦有同地而不忍棄者朱文公建陶公祠於數百年之後程夫子刱顏樂亭於幾千載之下者亦此意也而到今後學之所欽賞者已今見來通即遯齋鄭先生建院事而槩慕先生事蹟則受業於佔畢齊相資於寒暄一蠹兩門則可知其門路之正矣擬契於南秋江交遊於金白村俞濡溪諸賢則亦知其取友之端矣痛戊午泉壤之禍抗章而吊 闇抱一部中庸之書縕德而潛樊則亦可謂學問節義中人而在世而没齒於窮鄉在後而湮蔑而無聞則過其鄉者孰不爲指

黙而嗟咤乎闕其風者烏得無興感而永嘆乎夫以夷齊之卓節待夫子而益彰伊呂之出處至孟子而始著則亦有命毁存於遇不遇之間耶何幸僉君子振百世之公議營一方之矜式則是可見好賢之誠而亦可謂仁人之心矣孰敢異議於其間而第事係重大有非賢閣之所可擅便望須爛議于士林以寓曠感尊慕之誠幸甚

太學掌議金鼎鎮　有司俞莘柱

西齋班首崔遇東　金炳元　徐肯韓　李基濂

李遇永　洪昺燮　姜希鄉　洪在喜

東齋班首趙璋煥　柳達麟　李海琨　朴憲榮

趙最煥 朴致壽 林衡鎮 宋鍾嵒
吳羲秀 李萬遠 柳本正 鄭仲愚
李宜浩
南 洪鎭謨 李濟東 鄭夔和 申奭求
鄭晉默
北 朴承顯 李廷玉 柳馥 黃中炯
閔鍾息

全州通章 丙辰

右通諭章褒賢良顯忠貞 朝家之最典也創祠院享妥循士林之輿議也苟以異代而殁其名曠世而泯其禮則

豈非 朝家之欠典而士林之齋咨者乎今見夫太學通
文郎鄭先生建院事而槩悉先生事蹟則受業於佔畢從
遊於寒暄一蠹兩門而可知其門路之正矣擬契於秋江
白村諸賢則亦知其淵源之邃矣痛戊午梟獍之禍抗疏
而吁 閽抱一部中庸之書蘊德而潛樊則可想學問節
義中人而百世之下豈無高山之仰乎何幸僉君子特設
永世揭虔之儀以副士林興嗟之至幸甚

全州幼學朴聖蕙 宋在恒 李殷九 鄭 浚
林致鸝 柳 說 柳 詡 金達鑑
黃 栢 崔益宇 李炳奎 宋在烈

羅州通文 丙辰九月

右文爲通諭尊道有同時而有先後之異則禮享之節次事蹟之觀感其在後進尊慕之道孰不一吁而三嘆鄙等以遯齋鄭先生遺蹟得見於公家文蹟中而慨歎其泯沒者久矣即見佔畢齋金先生文蹟則公爲受業中得其宗矣又見一蠹鄭先生事蹟則公以四徒昆季得其相資之補矣又見南秋江金白村俞灆溪諸賢淵源文集則公之跡俱載而不下於其右矣若其戊午泉壤之禍抗章而叫閽抱一部中庸蘊德而潛契此皆學問節義之成就於師友而所以發見爲世綱紀者也以若先生之偉蹟至于綏

百載之下尚未闡揚則惟恨公議之不存也何幸今見京鄉之發通則先得我心之所好者是耳昔夫子稱伯夷叔齊而不欲記其蹟者非但爲夷齊之節義也使天下後世將以有廉頑立儒之意也惟願僉君子特設永世妥靈之所以副士林顒望之地千萬幸甚

羅州幼學林永真　羅性煥　吳焼　柳榮基

朴海琢　林翰相　洪元周　鄭義赫

崔洛源　羅元郁　金壽韻　李儒紀

張彥豊　閔馨觀　羅時澤　李儒伯

梁仁永

光州通文 丙戌十月

右通諭事夫彰善褒德 朝家之晟典尊賢妥靈士林之正議也而恭惟遯齋鄭先生受業於佔畢齋從遊寒暄一蠹兩門而秋江白村諸賢相許道義之交則其淵源之正學行之邃槩可知矣痛戊午泉壤之禍抗章叫 閽抱一部中庸之書蘊德而潛契亦可謂學問節義中人矣然而曠世泯沒尚闕俎豆之禮者實爲 朝家欠典士林湮鬱也何幸開學囘諭列邑通章齊發此豈非秉彝好德之良心而待百世公議定者也耶惟願僉君子曠感興慕特設永世之縟儀以副斯文之顯望千萬幸甚

光州幼學高時殷 柳淮學 金鉉三 李鳳運
朴時會 奇夏鳳 鄭顯均 朴濟良
李致運 尹思儉 安迪壽 金世源
高顯鎮 鄭志日 李陽遠

河東鰕谷宗會所通文 丁巳三月

右文爲通諭事伏以道有用晦而明事有不詭而同豈非卓偉之蹟求不可泯而公正之議終不得遏也歟遯齋先生立雪於佔畢之門排雲於戊午之朝學問節義固有所炳烺乎往牒砥礪乎來世而又於諸賢淵源文集中發揮其行義者匪特一羽之鳳一班之虎而止耳若其見幾益

遯翁彩印契有得於出處之義而自詣於中庸之德則僭
所謂大易之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乎以若先生之懿行
遯學畏壘之尸祝未行士林之悃愊尚鬱矣何幸適者道
論峻發洋章繼舉闡幽於未遑之餘齊聲於共公之地是
知君子之道雖十世而不斬千里而同信也惟其輿情之
所趨可見秉彝之攸同則其在貫邑之後生尤豈不崇心
欽起而拱在人後也哉玆肅飛文控籲伏惟僉宗亟收公
議特設腏享則世道幸甚斯文幸甚

幼學鄭煥宗　鄭東漢　鄭元奎　鄭之衡　鄭琪
鄭球　鄭東臣　鄭之孝　鄭晛奎　鄭瑜

鄭在一　鄭之忠　鄭欽烈　鄭在禧　鄭在詡
鄭在奎　鄭在甲

跋

凡士之生於世或以道德顯或以節義立或以文章名其兼有難矣有若遯齋鄭先生當時諸賢無不許心交遊則其才器之美有推可知矣先生諱汝諧河東人生而氣質清粹容貌端正自少語默動靜有成人儀度其入學講究朱文公小學事親之節一遵不違自此名聲大振及長從學于佔畢金先生之門與金寒暄南秋江鄭一蠹諸先生探論性理之源志氣進大履薄淵深其造詣之至人不能

有所測矣前後居喪之制一依禮經極盡誠孝　朝廷薦
拜臺職先生以古家華閥世襲簪纓不屑意於仕宦務窮
聖賢之學立志確然終無所易其操焉逮戊午之禍賢流
竄盡先生不勝憂　國扼腕慷慨自擗伸救之蹟終知無
益痛哭而止如非平日講劘之篤豈如是也自此退卧林
泉放浪山水以遯齋自號焉先生之遺稿失於兵火無存
而先生之事蹟我東人尚傳誦於屢百載之下登於耳目
可想其遺風餘韻恍服當時以憲来世也先生之後裔今
欲繡梓以壽之則豈非真所謂不朽之盛事耶夫君子之
顯晦係世道之隆替此書之古無今有無乃有發於顯晦

夫公之德行若是卓然而尚闕俎豆之典或有待於後時而然歟公嘗遊於吾先祖霞川公門文之以道義則其世誼之篤有異於他公之後孫洙鉉與在三周煥三友求文於余不敢以不文辭而公之世德與事蹟已備於諸賢之所記述略擧其槩而識之以俟君子之采擇焉

壬戌三月日長澤後學絲奉高濟應謹跋

國朝戊午被禍諸賢道德純備文行炳著皆百世儒宗也是以伸雪之後或從祀 文廟或腏享院宇至于今 朝家之褒崇士林之追慕愈遠而愈深其視當日奸壬輩顯

榮一時而流臭萬年若不啻若星淵之分耳余夫子所言先輩黨籍非此之謂耶于時遯齋鄭先生諱汝諧以佔俾齋金先生爲師以寒暄堂金先生一蠹鄭先生爲友擩染功磨問學充裕攪撒黨徵事蘖將大矣先生以風痺歸鄉日以辞聞禍作驚起草疏扶疾往慰寒暄先生于昇平謫廬以疏示之金先生握手止之曰疏意則誠惻怛慷慨而方今奸孽唱嗜非徒無益只速吾黨之禍云於是先生遂焚其疏而歸卧林樊守道以終焉嗚呼余後生以先生之外裔竊意先生若時在朝班則其必與諸賢同時被禍而適以病免也耳方其強病草疏也一出於伸救師友扶持

邦國之意而曷嘗顧鼎鑊之在前耶至若金先生之止此疏則蓋懼士林之延禍而亦豈非謗死禍塞之意耶先生之止而焚之則深納道交之忠告而抑亦朱夫子遇遯焚章之義也歟君子之所處或異而義理之同歸於斯可見矣然則先生之丙歸免禍其與被禍諸賢寧可以差殊觀耶先生之後孫周煥與在勲在禄以遺集示余ㄷ得其詳而感歎者以不顧僭妄而爲之説如此云

敬次先生所賦韻

師友相觀坐丁春當時講得道殉身類同龍虎從風露期在勲華致主民誠事元知來鬼瞰沉疴反使保天眞 邢

憂耿結焚章後不是東京樹屋人

壬戌復月上浣外裔咸平李敦龍謹跋

蓋顯晦每出於事勢昇沉多開於氣數有若公之偉蹟之勢也之數也公當士林陽九之運焚疏遯跡老死東岡而鄉無好善之公議家乏述事之肯搆則千里僻邑寂寞一耳谷誰信佔俾先生之高弟一蠹先生之賢宗永歸於坷於戊午之禍機哉韋齋駱村先生之狀辭不盡於冲衍驗村即當時公正之賢宰相恐不一毫阿於所好況出於同時其耳目之親所觀記可知也已則足爲豊節之日星蒙蔽之龜鑑賴是焉有所擬議於三百餘年之後儒林有俎

豆之請子孫有卷帙之集始信箕裘之染丹雉十襲而必遴玉礪之錐彩雖重礴而終見也余以晩生孤寡何敢贊揚其萬一駱村是吾家之顯祖而累經回祿家無一隻文字拜其手跡於遯齋先生集卷弁鼓有祖孫歳始成終之意忘陋謹跋

癸亥二月日鰲山後學朴永桂

贊

倚遯之稱乾艮為義乾行唯健艮德曰止因而重之遯體乃成知止而健不失其名義畫既與尼象始明其貞其悔曰嘉曰肥君子於世遯豈其宜作者有患著象示之故考

亭翁頹以自號惟持平公守轍循道始愕匪人終至八月
小齋扁額甘爲身後高蹈者澂長往乎哉烏數匪羣弱吾
同胎豈欲忘世篤此緋細支江巽瀨耳谷非箕身居邇伸
漸可羽儀知機其神豫于介石以啓後孫曷勝嗟惜畧究
微與示後昭白
崇禎紀元後四癸亥二月日不肖孫在三泣血謹積

敬次遯齋先生原韵

夙聞先稿拜今春缺界風波磋柱身遇遯滄洲歸晦老眷
閒天寺卧懷民零丁歷了昆垂裕辰已當之境入眞嗟哉
裔孫猶悵慕明時恨未免鄉人

外裔陳錫馨謹稿

緬昔諸賢貽禍舂如將請贖百其身漏名崑岳俱焚玉托
契天山自逸民立雪排雲皆往蹟仁山智水任清真孱孫
未克鄉祠腆擊節千秋幾箇人　不肖孫涞鉉拜稿

閒居蘿薜幾経春慎獨當時靜一身强欲蔵蹤稀遠客要將
積德及新民雌黃半世言含默儉素平生性養真自恨未
闡泉壤禍崑焚玉石辨無人　後孫穗燮敬稿

立雪緊工了坐春堪全晚歲樂安身從師精室曾交友畫
邀天山叟逸民琴意撫桐調雅韻詩懷邀月露清真嗟吾
先祖遺餘慶到此幾多感慨人　不肖孫周煥謹稿

跋

君子所不朽者三太上道行其次文章又其次功令而專心道行餘事文章潛視功令焉則儘是不朽之君子也至若遯齋鄭先生志學勵行潛德幽光實爲後生之矜式故義經術著嘉遯貞吉中庸所訓遯世无悶其在先生格論也公諱汝諧字仲和系出河東世爲若娃麗史有曰平章事諱道正卽公之曾祖也其後世冢龍襲簪組之榮積襄簪藪之獻昭載於前脩撰述中而照人膽聆斯文猶儀則以余之局見不必疊床也先生坐寺 皇明景泰元年庚午而稟河嶽之精挺芝蘭之馨已自髫齡屹有大人之儀範

與兒遊戲適有鵲雛止於街樹之上羣兒捕傷其翼公以惻仁之心正責羣兒曰好生惡死人物無間豈忍傷折乎於斯可見天地資生之心益驗物我同胞之理也至于齒學灑掃應對居止動靜自合於朱文公小學稍見非禮則雖在父兄之側輒諷止之資禀之純粹志操之堅確其不感歎敬畏矣一齋先生聞公之賢名寄書曰人無嚴師友難可成就玉不琢不成器蒙以養正聖功申申以勉之公即負笈隸業於佔畢齋之門受中庸一部與金寒暄南秋江及鄭一蠹諸先生講磨切偲研諳經之要旨據先聖之嘉訓而性又篤孝定省之暇親執薪菽悅愉著容送終之

時禮居墓廬哀毀逾度服闋之後往候佔畢齋則時與矣
暄一蠹諸賢講論經卷矣先生問曰前後居喪之制不違
朱文公家禮否公拜告喪襄之節次先生顧謂諸生曰鄭
生送終之禮真吾黨之師表根天之純孝云薰炙之深賤
履之篤推此可想也初擢成均進士以孝廉薦拜朔州教
授又拜司憲府持平時議以位不滿德人多惜之者公之
素志不汲汲於名利獨眷眷於韜晦莫非戒懼毋欺上做
出來而然以言乎行道之心則堯舜君民稷契賢俊視以
已任矣往歲戊午奸黨壬巧搆成凶禍寒暄一蠹諸先生
遠竄被禍之時公以風痺閉廬謝世忽聞此報左切憂國

懲閼之情即成伸救之疏而金寒暄移配昇平公扶輿往候出示疏草金先生驚止曰公之此疏益深吾黨之禍云故即投疏草於火爐握手永訣曰風雲際會亦關時運而白日照臨從容就命豈非平日講磨之篤力乎揮淚再三扶疾而歸晦身嵁巖屛迹名道以遯自獨詠詩寫懷藐視科業之累探賾義理之蘊每誦陶靖節歸去來辭朱紫陽武夷九曲歌眞積力久自靖高尙誰不服膺我嗟吾先祖睡軒公討論性理之學吟弄山水之景素有雅契列壁之眞源兩賢之麗澤宛然復覩於簡編上矣其後雲仍多有敦行篤學之士周樊淳叟袖示朴提學擬狀李判書撰誌

則以吾文拙才薄不敢弁尾而尚棐之德蘊玉之輝若承
其謦咳故忘其僭踰敢陳先後以俟後之搦管者焉

昭陽大淵獻竊之下澣瀛州梁相奎謹識

文獻公行狀 并附

公諱汝昌字伯勗河東人曾祖之義判宗簿寺事祖復周判典農寺事考六乙折衝將軍咸吉道兵馬虞候 贈嘉靖大夫漢城府左尹妣 贈貞夫人羅州牧使崔孝孫之女景泰元年庚午公生天順四年左尹公爲義州通判天使張公寧到州州人觀光左右公年甫八歲紀哥抱公而立 天使望見而異之進之前摩撫其玩移時有所問善應對 天使不忍捨去通判仍請名使名之曰汝昌盖以能昌其家也作名說手書與之至今家藏公天性至孝喪先君於國事遑遑恤恤若無所歸哭泣之聲哀戚之容

見者皆知其為孝子喪畢　朝廷以衛國亡身之子例署軍職公哭而辭之謹奉偏母誠意懇功未嘗違志一日母氏嘖之曰無父之子不學奈何公素穎悟不煩師授自知為學通曉文義於是慷慨篤志而忘食聞剡川有李寬義進士訓後進負笈往從學而習之無所不讀日就月將厥後與金寒暄先生相友詣佔畢齋門下請學先生以古人為學次第教之先讀小學大學遂及語孟日承指教尋知綱領旨趣研窮道義累年磨礱右精於庸學然不以為有得入智異山發憤勵志依朱子學規以涵養本源為進德之基以窮探性理為修業之本俯讀仰思所見高明猶不自

滿夜以繼晷勤修不倦至於三十一歲庚子 成廟諭戒均館求經明行修館中舉公為第一知館事徐居正將進公講經公不就公為親中癸卯年進士入泮宫同列以理學推尊之與羣友寢齋房公鼾睡而不寤人無知者惟生員崔鎮國知之播告諸友皆曰思道也或曰叅禪嘗家居以不及事先君自罪非常訪師友之時則在母側如嬰兒以悅母心為事然母之所為有失則諫焉母之志亦不欲以非義傷公之心故母無過舉子無苟順之失人謂一家行義丙午夏母夫人患痢公嘗之焚香籲天請以身代以頭觸柱血出及其終抱母哭晝夜不絕聲幾至滅性斂殯

葬祭皆用儀禮時監司與棺槨郡守曹偉給墓軍皆謝還不用以家資家隷備辦之事既襄朝夕上塚啜粥三年哭奠至期氣力頓乏然終日危坐不脫絰帶長伏几筵之下莫窺塋域之外服闋之日公不見妻子即挈二弟入頭流山皇皇乎如求見其慈顔而不得哀慕之切有似喪中既還家畢制鄉老勸肉垂泣而不答邑宰曹偉以先王中制不敢過之義來解之然後不敢辭焉因與兄弟約同居曰古之人亦有至九世者汝知之乎竟以事勢未成至於分財之日自占羸薄有窮妹許使自擇妹夫寧仁君楯猶爲未滿公以己物加與之母夫人於平日悶公不營産業嘗

別儲財穀一庫爲後日所用夫人以舅氏告之公曰舅在
人子豈有私財乎無重吾過失遂分之公又曰舅氏家儲
稍豐四隣多糴歛散之際豈無怨恨於是出文券焚之縱
制經年見其前日執用之器所恤之人則泣涕嗟悲感不
已又於鄉中執詩來問者語及蓼莪篇輒汪然出涕不能
自禁一鄉感化孝於親者亦多有之凡治家有法內政使
夫人治之外事使長子希稷主之公則不問焉平生素有
烟霞之疾酷愛晉山岳陽洞一日携妻子築室于蟾津之
口寄情邱壑吟弄風月或棹舟于江或垂釣于溪時騎牛
往來雙溪青鶴洞間臨湖又搆小亭扁曰岳陽亭以爲藏

修之所讀書於斯講道於斯時吟咏性情而灤之地瘠無
種稻處常運米於家妻子苦之不以介懷庚戌𥘉議尹兢
薦孝行學識士林無雙 成廟特召爲昭格署叅奉公謂
人子分內事實無卓異之行上書固辭 成廟親題疏尾
曰聞汝之行予不覺出涕行不可掩而今猶如此是汝之
之善不允 批荅尚在疏左夫人常以子壯昏晩爲泣
公以在京時相約者不可背因上京是年有別擧諸友挽
之入試闈仍登丙科即選補藝文館檢閱 成廟於筵上
賜酒公伏地曰臣母在時常責飮臣以不飮許毋玆不敢奉
命 上許之遷侍講院說書輔導以正東宮忌之遂求補

外甲寅　除安陰縣監人謂理邑非其能公始至先自釋奠未數月公曰牧民之法雖不過七年而其疾苦在於賦歛遂作便宜數十條行之期年而公私無事農桑安業田里大悅境內相戒莫以欺詐負公方伯亦重之凡事之盤錯未易解者必巡面質然後乃行由是道之決疑者遠近咸歸辨而不得意者皆不恨其敗稱其神明莅事之暇又選邑內聰明子學作齋居之親加教誘日課講讀學者闐之自遠方來多有成立者春秋行養老禮設內外廳內則以夫人待之外則公冠帶接之耆婆無不醉飽歌舞以嬉宴罷各有賜與有未婚嫁喪葬者令自告右厚賙之使不

央時一境大賴然不樂居官將有歸田之志戊午公以佔俾齋門人入坐史禍與寒暄先生一時被謫公曰患難聖人亦不免少無所動配鍾城七年甲子四月初一日對客幾出即卧而逝享年五十五輿下咸陽葬郡東昇安洞先人墓左公性端懿沉靜言語有時不喜紛華不評人過失與人接未嘗崖異常好論語讀之不倦若以言行言之則事親極其孝居喪盡其哀好學如嗜欲樂善如不及至於忠君憂　國之念莅官愛民之心無不出於至誠而如必時過飲秋露而貽母氏之憂則終身不飲隣家殺牛起訟而驚母氏之心則平生不食俗學以記誦為務而以推究

道義爲本時文以組繪爲工而以叙述事情爲主至於鄭衛之音不屬于耳華靡之色不接於目衣而不知其精麁食而不知其美惡此公之素性而亦學力之所致也其爲縣也爲政簡易遠近咸悅決訟納貨委積甚夥具館宇殘弊償役人於溪上創立光風樓霽月堂以延使命民不知經始於何日愛惜民力雖上供之役不過一日而罷夫人嘗屬公曰公之公私衣服無資請令官人貿之公即令在家子出家儲易之奴僕依定數任使不給請加以婢一奴一許之請食公命輸家穀爲粮公去縣其時行用條目十餘事令至八十餘年官吏世守爲儀範雖一不義無識者不

敢擅改施胥有欲改則三老羣吏庭爭懇領乃已是故據
行如國典公役之發夫人因居鄉縣之吏歲時則必齊進
羅拜過者亦使問于外夫人之役來役者如葬其父母若
其取友也則以金先生寒暄堂為友自少同事佔畢齋先
生以同門生遊既同氣亦合義分特厚公嘗曰學而不知
心何用學為寒暄曰心在何處公曰無乎不在亦無有處
此兩先生論心學處但未聞其間許多議論公嘗以近侍
得暇而出則輒遣乘迎致終日相對或至夜分時或親詣
之阻面不至旬日猶恐其或相離也所言非朝廷政事非
衣食事務聞之者或嗟嘆或以為迂闊同時有金馹孫李

揚許磐以文章自高少許可與公相見則必改容而起敬焉其被謫鍾城也七年之間處之怡然恬靜自守初以庭燎夫差之每使臣入公館輒執燃火之役甚恭府官以他人代之公曰吾役也不聽六鎮僻陋舊無學業者公始至教鄉村年少者數年學者三人聯中鄉試其後有高宗傑參正德丙子進士其時節度使李允儉亦以子希曾受學公教之三年乃去爲世名儒登第爲修撰自此文風始起此中所可恨者公之平生著述日記雜記韻語若干篇戊午之禍夫人盡投之火中人無見者聞者多歎朱溪君深源南秋江孝溫嘗友而敬之秋江則嘗立傳不發謹搜一

時諸先生所著之說以補闕漏其略曰 成廟二十一年
內贍寺正趙孝仝上疏以爲臣同鄉進士鄭汝昌孝行卓
異自少善事其親善居其喪表表可稱者十餘事鄉里化
而爲善者亦多不特孝行然也汝昌博通子史精於禮經
尤深於性理之學以力行踐實爲主不規規於擧業年幾四
十獨爲盛世之逸民願一試可乃已疏上 上題其尾曰
觀汝昌之行不覺出涕果如此言雖古人何讓須速擢用
以示旌善之意鄉先生別錄曰公入山三年明五經窮極
其蘊知體用之原委辨理之毫釐所學之精微醒狂斂之
又曰伯勗爲人性端重不飲酒醴不茹葷菜不食牛肉與

人語外為常談而內實惺惺也金濯纓遊頭流山錄曰一
蠹先生到金臺庵見僧精進歎曰此法精而無雜進而不
退學吾聖人者若做功如此豈無見道之日乎先生不勝
勞瘁令僧縋其腰引去濯纓曰僧從何處拘羅人來先生
曰應是山靈拿適客盖以曾遊尋来也山頂有廟俗所謂
聖母濯纓作文祭之先生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遂止
且山有畫迦葉簇匪聯堂作三絕贊之濯纓賞而欲取先
生曰藏於一家曷若留之名山爲具眼者之遊賞乎遂不
取先生又曰山與水俱仁智者之事然不如水哉水哉之
美也明日與子觀瀾於岳陽大湖何如俞灊溪岳陽亭詩

叙山亭在晉之岳陽縣鄭侯伯勗所止也伯勗少自不覊有泉石烟霞之疾嘗立亭溪旁名之曰岳陽日嘯咏以自娛及一朝登第則爲翰林爾其直筆因遞補說書僕偶叨文學同入侍講之餘因語所謂岳陽之勝其山川風景之美如在席下侯病不樂仕有歸來歸之歎用老杜卜居篇求和贈次韻而送 天使張寧名說曰義州州判鄭六乙有子甫八歲頴悟善應對過於常兒眞韓文公所謂可念者也余與副使武公客邊一見皆傾喜之撫異殊不忍捨去明一日其父爲之再拜求名且曰此子尚有弟一人今六歲矣如見念幸并賜之因感其言之勤也命長曰汝昌

命汝曰汝裕將期其能昌爾氏之門而克裕其後也然人能貴名名不能貴人為父者須加教養之而昌裕他日知好學之年其以吾言而顧名思義哉毋棄毋忽天順四年奉 勅正使浙西張寧書公沒之十四年至 中廟之十二年 朝廷起議以為金宏弼生當絕學之後以誠正之學為諸儒倡其功大矣鄭汝昌與金宏弼生并一時志同道合學問才德大槩相類其功庸之盛如考亭之於南軒爲世矜式重矣然從祀文廟則至重曰一時之議而遽許之恐歸於率易也宜倣宋朝褒崇濂洛諸賢故事於所居鄉講道之所置立祠宇使當而未有聚弟子講道之所强指

其處為講道之所似非其實其於家廟春秋仲月致祭何
如 啓依允大臣金應期等又議金宏弼鄭汝昌廢朝以
金宗直門徒被罪當代憫其無辜已例加贈爵矣然例
贈未足表異宜極褒崇以示尊尚之義以明士趨於是
命贈爵議政府右議政令本邑守春秋仲月致祭家廟
贈夫人爵貞敬歲廩終其身並錄試其子孫至今 上宣
廟九年奉常上先生行義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聰明睿
哲曰獻 賜謚文獻公公娶宗室李氏恭靖大王之孫桃
平君末生之女有葛覃之賢德生子男二長希稷直長娶
縣令房貴和之女季希高娶金坵之女皆無子女四長適

副司直崔浩文次適生員趙孝温次適李賢孫次適薛公
諄希禹叙先生季弟叅奉汝覽次子縣監希參草二子彦
男爲後彦男生子太民長水縣監尊子忠壽秀民大民生
子男一弘緖集慶殿叅奉女一適生員李元震弘緖生三
子長光漢次光旭年十八而夭季光淵
先生行狀載儒先錄者二一謂出於李公勣之手而大
略不能擧其一二一出於先生姪希參而猶未能備焉
云

文獻公行狀終

山陰公日記附

公諱彭壽字雖老嘉靖丁酉榜成均進士行山陰縣監公生戊午其後日記多缺處文義不續未得盡錄

癸酉 年十六 春家君除孟山訓導以路遠不赴至是余稍知學文製詩賦叔父大加稱賞冬自耳谷還居南平九沙

甲戌 年十七 冬受業于生員羅湙前

乙亥 年十八 春南平私都會居接試官縣監蘇自坡訓導高雲秋玉果鄕試不利賦題龍蛇之蟄以存身詩題崔孤雲檄黃巢

丙子 年十九 春二月初八日成婚于長興曹氏相之家

丁丑 年二十 春與兄主箕齡氏受業于生員高雲前 時高居未及壽

以父喪居廬學者多歸之秋家君與叔主遷祖墓于九沙山

戊寅年二十一夏學韓文于清遠堂安承福秋擧鄉試不利賦題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詩題缺賦壯元徐禹寧

己卯年二十二是歲居館冬還家避癘蓬山寺

庚辰年二十三秋往京師觀光別試後與金瑾居館冬學孟子于司成李得全大司成尹倬也

辛巳年二十四春居泮山空花自紅三下輪次東西齋余獨呼名倍生色矣是歲騷屑紛紜無論京鄉男女十五歲特許婚姻後世必稱辛巳年婚姻矣秋昌平鄉試廷落

壬午年二十五正德薨嘉靖立秋別試不利與金樞金栝同居館

癸未 年二十六 春在館學論語于司成李希輔

甲申 年二十七 量田) 春在館三月觀光獲覩 天顏六月聞

慈候不寧自京步下秋扶安鄉試猛落賦題復井田詩

題焦尾琴

乙酉 年二十八 量田〇夏與林凡讀書于鄉校時太守林千齡

聞余勤學進余與子弟同處書粮月給訓導則崔彥澄

也秋與林晏林凡 千齡子今改名混 李桓伯讀書于佛護寺

丙戌 年二十九 秋鄉試赴擧入格

丁亥 年三十 春回金守濬與徐勗金瓛讀書于臨陂上柱寺

四日讀書五日製述使余成才專是全功也夏與臨陂

金邦彦崔淑清李邑居接寶泉寺秋上道淳昌鄉試赴
擧兩試俱中與再從兄主簧齡同參鄉榜一門之慶謂
如何哉詩名遠播京鄉而余實無工甚愧賦題登東山
詩題百日紅羅牧朴祥止試官十二月與宋翰觀光羅
州私都會入格居接于羅州鄉校四方詩士多歸焉
戊子年三十一春正月二十二日與再從兄主簧齡氏同赴會
試賦題書契詩題懸鍾子期二月十八日再從兄主成
均進士八榜余則落魄然芙蓉生在秋江此必才子早
晩事何可謾興哉且從兄弟同參一落天理之當然益
工後待之甚好今雖養人當作異日人養之人也安然

此意諷子從氏而相樂焉冬在家設課文士多歸之
己丑年三十二夏與徐默訥讀書于佛護寺冬在家篤課從叔
主教授公聞余篤學之奇親自枉駕別給紙筆與衣冒
大加稱奬曰余門雖寒族他日立揚非汝而誰云云甚
怕懼感喜仍吟一絶曰何日登雲梯摘來月桂香
庚寅年三十三春綾城縣令鄭萬鍾私都會廣育人才聞奇郎
赴以九經賦次高參與金禹昌同接綾城鄉校逐日製
述章參優等賞賜甚厚夏靈光私都會參屋試官林億
齡也秋鄉試赴擧參生員試賦題猶化工之妙着於物
詩題夜半靈前席八月二十二日 大妃尹氏昇遐

辛卯年三十四春正月十九日破榜生壯元丁潛進壯元廉由二月二十八
日潭陽鄉試擢落甚悶父母宗族勸課立揚之懸望矣
六月叔主汝欽捐世天性重厚戊午中武擧官至珍島
郡守清儉蔭官爵德與隆天胡不仁遽奪之哉長子蒙
童嘗受小學於持平叔主叔主每以不世之器稱之祖
宗在天之靈永有依歸云今乃化去謂之何哉冬與徐
昜訥讀書于佛護寺徐相公祉憫余家貧給二朔粮
壬辰年三十五四月氷君長城訓導下批五月十九日赴
任八月初試不利同月二十七日欲十餘字缺門外適堂上坐
起呈擧案以頃呼余名六字缺金謹思參判南世俊參議

吳潔正郎李任十餘字欽易畧書詩孟論庸學皆粗講畢後叅
判云此生學問精熟正郎李任亦賛曰句讀分明文理
該博云余心私自幸焉
癸巳年三十六八月十七日到京與羅子昂同觀漢城試叅生
員試九月二十一日以徐相之息陳山訓導附標九月
晦日徐相以陳山路遠换致高敞訓導同日下批十
一月十八日訓導赴任主倅趙邦輔監司止止堂宋欽
甲午年三十七七月十二日到京與孫壽安同接南平京邸十
七日 殿中行大射禮饗文武諸臣 賜酒四酌又
賜安樂終日歡飲感祝 天恩十九日入掌樂院製策

題則字幾字缺二十五日出榜余與蔡邑叟俱中翌日

賜宴殿庭千古盛事也二十八日殿試王道論五

星聚奎頤九月初六日還高敞鄉校

乙未年三十八三月二十五日聞家君病苦自高敞不日馳

還病候少愈四月初一日病候尤極十七日捐世年七十

矣稟性重厚長者一鄉尊仰家雖甚貧處之裕如也罔

極望子立揚終未見顯榮余之不孝莫甚矣八月親往

樂安請求喪葬之需於主倅李之蕡厚賻哀感又往請

於縣監徐壽億亦厚待數十字缺九月十二日安葬

丙申年三十九下盡缺難可更記

進士公事實附

公諱悅字懼甫號慕齋遯齋先生之玄孫也丙午中成均生員進士甲子遭變與叅奉梁渭南進士裴慶徒同謀舉義丁卯虜亂亦倡義事載湖南節義錄

自警

學在降衷之初禀厥五常蓋有清濁粹駁之不齊故聖希天賢希聖學問思辨然後乃可復初也余嘗玩復於大學經一章自明明德至明明德於天下者皆吾秉彛之德也而後之爲學者不求格致徒然屑屑於尋摘此是希文之弊也當於聖賢文字究其聖賢微奧而優入誠正之閾則

有若明鑑之刮垢生光微火之吹氣發明以之事親則孝以之事君則忠隨所在致身皆莫非自己上復初工也余雖踈魯甞念念顧諟於律己治人之方而為此自警數語幷錄於略干藁輯云

請褒持平文弘猷疏文

生員臣鄭悅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上書于 主上殿下

伏以雨露之澤無物不濡而或有所不需其澤日月之光無處不照而或有所不被其光褒賞之恩無忠不及而抑有所不受其恩噫不沾被雨露日月之光澤者蓋以物之有蔽而然也不得受褒忠賞功之恩渥者亦以忠之無所

彎達而然也今者臣等敢薦達沉没之忠烈以冀雨露日
月之詔被伏願　殿下留神垂察焉臣等所達忠烈者故
成均進士臣文弘獻也臣等請陳其始終焉弘獻學慕聖
賢性全孝友及其壬辰鯨波一洶天豕八州腥膻　七廟
周駕去豳唐御幸蜀于斯時也倡義者誰臣金千鎰也臣
高敬命也敬命之兵誰其倡起有若文弘獻是也幕中之
贊幄下之謀弘獻多焉一日敬命謂弘獻曰軍無見糧此
將奈何募粟之事一時爲急而非君莫能爲也君可遍歷
列郡募聚軍糧弘獻即日辭退募粟遠近行到同福縣未
及還陣錦山敗陷敬命被殺弘獻聞之奔往光山折楊樓

下拜向錦山失聲痛哭忠憤內激以圖再擧而前府使臣崔慶會丁內艱在家弘猷歸省老母後即往崔慶會家執手痛哭曰國辱　君羞臣子難憤况公有詩書古將風盡壘纏以繼高義將乎翌日又往勸之慶會於弘猷素所深器而敬重者也感其忠憤而許之弘猷即與同志壇焉而拜餞焉而將以定討賊弘猷之母年方七十聞之曰汝已許身討賊誰與同事公再拜曰崔慶會已爲盟主矣母曰誠得其人也然則汝弟弘猷在勿吾憂弘獻拜辭家廟及老母即日而行於是羽檄疾飛凜乎霜雪蓋出弘獻之手也義士爭聚捷於影響亦由弘獻之倡也能禦兇鋒屢致

戰勝者大抵盡弘勳之計也控扼湖嶺保此士民者秋毫皆弘勳之力也是以慶會使弘勳以爲之重凡有謀畫必咨而决焉其所謀盖曰先掃嶺氛次淸漢塵進軍松岳勤王龍灣氣橫長虹誠貫烈日庶幾其謀不懲于蘖痛矣晉陽兇戈蔽天孤城受圍甚池州之三面一軍盡糜過杲帥之六日城中之矢既竭江外之援又絶及其城陷弘勳扶慶會同赴矗石之水噫苟非平日學識淵深忠孝兼全者能若是乎頃者進士臣高駜等聞爵于弘勳忠烈之沉沒褒賞之靡及封章𠯁 闇識意懇至而當廢朝亂政之日褒典不明置而不問則一方痛惜之情爲如何哉方今

聖明在上羣善畢擧 獎賢褒節無間幽明蘇枯啓閉寃
爵咸伸物之久悶者被榮光人之沉沒者蒙 恩渥則以
弘獻如是之忠烈久無拔擢之人尚在沉沒之中者豈非
聖明之一大欠乎此臣等殫誠瀝懇冤仰瀆 天聽伏願
殿下憐弘獻死節之忠新前代未褒之典隆其褒美之
恩則實有光乎今日 聖德而使廟堂奮勵討賊之義將
士皆懷敵愾之忠則今之急務其不在於褒節一事乎今
殿下振忠烈於埋沒施褒典於久廢則不但將帥之激勵
亦致士卒之觀感其爲勸忠亦如何哉褒一忠烈而百忠
烈起矣嗚呼敬命慶會之徇國皆由於弘獻之首義推挹

而敬命慶會則 贈職旌門建祠 賜祭香火年年而弘
獻之魂漂泊沙場 國家褒賞之典不及以堂堂忠義之
人與士卒同腐非但九原之下毅魄含冤一方之人亦不
勝痛惜之情矣伏願 殿下察一方之情意憐弘獻之忠
烈 隆其爵秩而 褒美之又使幷祭於慶會襃忠之祠
得一體功勞祀典咸秩又 恤寡妻孤兒使我東方懷義
臣民皆得觀感而興起焉徐應鑣一義人也溺死臨安之
水而 賜諡建祠垂耀于前史金應河一武夫也戰死深
河之役而 天朝之襃美旣優 國家之恩榮旻隆至其
妻子亦蒙 賜金拔擢之 恩而獨於弘獻之忠烈無人

薦拔一資靡及弘猷之子孫未蒙 矜恤之一恩竟至于
深冤莫伸良可痛也而况當初冦至一國靡然若非弘猷
倡義起兵則安有大賊之可討 國家之可衛也哉噫白
衣首倡出萬死而徇 國使賊不得渡江而西則其爲蔽
遮湖南之功過於巡遠遠矣亦使當時之人聞風效忠竟
至於 國家之恢復則雖謂之功存 社稷未爲過也斯
人忠烈德行固所當 褒而不得受 褒美之賞何也以
其無薦聞也以其久埋沒也伏願 殿下察今日之薦聞
俾沾雨露之澤憐前日之埋沒使被日月之光 褒其忠
烈錄其子孫不勝幸甚叟乞 殿下特下洪 恩以 褒

弘獻之忠烈則弘獻之鬼必感泣於沙場益勵殺賊之心
一國之臣民亦必觀感而奮發倡義之志矣臣無任激切
屛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批曰允發落內加資及子孫有無令本道詳問回啓延平
君李公貴亦爲啓達而時值逆适之變未得成事
甲子适變倡義檄文及丁卯虜亂倡義檄文及淵源錄
載在於遺集中而不得並錄故僅錄其略備言附之左

進士公事實終

六松處士公行狀附

公諱殷河字瀛源河東之鄭自新羅爲著姓世多達官其見於麗史列傳東國通鑑者曰平章事諱道正即公之十七世祖也傳兩世仍隆顯十四世祖諱芝衍二重大匡輔國都僉議贊成事判選部事謚文忠節義文章著於東史是生諱翊入我 朝行兵曹判書世龍圭組六世祖諱汝諧與四從氏一蠹先生爲佔畢金先生高弟以學行薦拜至持平號遯齋生諱箕齡成均進士行 健元陵參奉生諱大庭禮賓寺奉事曾祖諱天職祖諱軾以孝行 除順陵參奉號愚叟考諱文翔世居綾城之月谷龍蛇之難隱

居同州華山下車洞之里妣光山金氏通政大夫德胤女
文正公台鉉之後溫恵淑愼閨範甚備孝于舅姑誠于祭
祀宗族咸稱孝婦期以孔生令嗣 顯廟乙巳八月初十
日癸亥卯時生公于車洞第天資端正骨格秀異四五歲
能解數與方名嬉戲必有度誠孝根天得菓栗懷以遺父
母六七歲屬文嘗從大人公赴里社講口占小詩曰衣冠
深知星座上春日長會者稱奇童八歲儼若成人大人公
久於客公能守外舍讀誦加對嚴師一日金上舍師孟文
士聞公名歷訪則公卽下堂禮迎如儀上舍問汝年幾讀
何書公起而告曰年八歲讀通鑑第七上舍拈韻使賦則

應口輒成曰窓梅如雪白山月似燭明花月各鬪落獨留一好名上舍爛賞不已仍歎曰是詩也妙年若不揚名終必爲高尚人矣每朔望從大人省謁祖考妣墓旣成童學于從叔祖生員號菓菴公蓁時文夙就人以童巨擘稱之文章宏博而屢屈荊圍公志氣素慨慷援筆誓曰立年以後尚作翰墨場腐儒乎寧爲山水間放浪之迹盖上舍之鑑識於是乎驗矣同門諸益多勸以赴擧公笑曰唐虞之世已有巢許漢晉之代不屈嚴陶遂卜居玉女山下新溪之上愛林泉之勝結屋數椽手植六松于庭自號六松齋杜門養靜躬千職之勞讀古書寥寥也嘗曰三公之榮不

擬此六松之節昕與遊皆士友唱和詩律以爲娛性僻山水遍覽名勝每遇高峻之巖水洑屈曲輒歎大丈夫特立之像也慨然居里習俗貿貿與閔德巖後光爲從蘭谷秀河設社稷撥正上下之分略倣鄕約以之舊俗一變數百餘戶服其德而蒙其澤庚寅春月洊遭内外艱喪制從家禮哀毁踰節廬于墓塲嘗夜半有虎徘徊廬側向門而立公獨坐徐言曰罪人也死固無惜而但冤是襄麻在身耳虎仍俛首而逝其殆試其誠否乎猶終三年而還人名其地曰屋廬山毁瘠甚而亦不病服除朔望必謁墓不以風雨而廢㬰夫愚婦見其出入必手額相謂曰此松齋鄭孝

子也鄉論邑誄未及褒揚李御史彛章聞于 朝而値戊申之變閼而不擧公議恨之 英廟癸丑六月初六日考終壽六十九葬于居廬山先考墓下坐庚之原盖公平日之願也配金海金氏海俊女端雅淑懿宜其君子擧二男長時亮次時爀有文行二男之未醮也金氏夢白頭老人從廟門出曰汝二子娶于白氏則其百代千孫矣連三夜現露故二子幷以白氏擇配各有三男長房孫一曰德中二曰道中三曰斗中次房孫一曰賢中二曰衡中三曰宅中曰斗曰衡年八十三 正廟庚申俱蒙壽爵之恩公之諳養六松也嘗曰余雖無積累之德六松之應必在吾子

孫子既發記之曰顧視其家六孫之後雅像六松之鬱鬱
唯爾之孫如松之茂子子孫孫勿剪勿伐百代之下必曰
吾先人種德之休彷彿乎王氏之三槐謝家之寶樹矣噫
今公之孫冠者殆三十人此松之孫枝與之同義不惟公
之善願之有徵爰初白頭翁白氏婦之吉夢鞠禎豈非公
平日純孝之有以發之歟孝子之報其必永世不匱也且
公之清操雅尚恥爲場屋之老生永矢澗阿之至樂者豈無
所以而然哉遯齋公之淵源乎佔俾者亘其遠且久也有
詩文若干藏于家云公之六世孫教鉉質而少文可知家
傳之非誣也請余狀行屢辭而不獲其從叔某甫又衝雪

遠來有不可孤遂撰次如右

當宁十三年丁未仲冬昌寧成近默謹狀

通訓大夫司憲府執義

六松處士公行狀 終

遯齋先生文集跋

漢之黨錮名士莫懈於桓靈獨郭林宗免禍宋之竄逐賢相同極於慶元惟朱晦菴筮遯噫惟我先祖遯齋先生早自髫齔孝于親友于弟屬弱冠東脩於佔畢先生托契於寒暄一蠹兩先生琢磨玉石揖讓俎豆純孝篤實已見於六年居廬操行卓異可質於南臺品職諸賢並進想望文明之治矣巧值戊午陽九之厄明師良友盡罹禍網國之元氣於是乎喪于時先生以風痺降第日富優作餌藥中人輒聞禍起膽落胥塞蹤成俾殺而金寒暄之投跡畏壚永為絕交者是公免禍之本也無聊歸卧謝絕世事賦遯

自稱因以後齒鳴呼彼禍諸賢即時伸寃祠宇騰享非止
一二及吾先祖雲仍零替享祀未克即士林之慨歎典禮
之欠闕也公之著述殆近一二篋笥而屢經兵火盡爲遺
失如干文字鼠嚙蠹食所幸駱村先生狀德之文簡正篇
全帙復見當時事蹟實鑑手奉讀無異敗絮之添墨其爲
子孫豈不感慕手澤尚新嗚呼惜哉所重文字不可永作
巾衍中物而壽視之計莫如登梓故門議僉同裒成一帙
以爲各家永傳徵信自不覺孝悌油然之心云爾
上之十五年昭陽大淵獻木月既望後孫淳夔追慕謹跋

崇禎紀元後四癸亥三月下浣望美齋開刊

門長 義相

都有司 在允

校正 德瓚

洙鉉

掌庫 徹煥

輯錄 在雄

監印 在齊

遯齋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鄭汝諧文集 成宗朝人

遯齋先生集單

崇禎紀元後四周甲癸亥夬月日